

淨化現代人心

建設人生佛教

人生

第三十卷 第九期

目 要

再論佛教的新生問題

人的根本的認取

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大陸佛教空前浩劫

編校「人生」一年九個月

尸毘王救鵲命的故事

如是庵雜俎

仙黛蘭娜夢遊廣寒宮

論戒 (書簡)

青松

張廷榮

楊乃超

裴有明

聖嚴

謝冰瑩

念生

觀棲

淨海·編者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十日出版

青
松

前後兩卷「人生」均收到。

兄之「讀後感」意見甚佳。不過有一兩點座下可能尚未意會弟之淺見，實際上，我今天亦不能將胸中之塊瘕盡吐，故在「佛教的新生命何在？」一信裡，只能够作原則式與暗示式的提出。

中國佛教當前之急務，並非不在文化與教育，我之提出制度，乃在與文化、教育有緊密之關係，非謂以制度代替一切，同時弟之所謂制度，不是模擬羅馬教皇那種統制性，固定性，而是就佛教的根本思想，立出實踐的原則，此項原則，既不受空間，時間的限制，復不能督促任何一時代的人趨向佛教「真實思想」的正道。故弟之所謂難，就難在此點。「真實思想」四字，更是我們當前一個大問題，我國的大德們，提起教義來，無不是背誦許多名相，但在那些背後，究竟含着些什麼實義則很少能用自己的頭腦去思索了。蓋弟覺得若果能真正明瞭佛性實義，決當是現實上一位實踐的大菩薩，其於釋迦思想之持奉，必如其自身之生命同等重要同等不可須臾或離，然細察我國今天一般大德與信衆之生活，有幾人在實踐上能真正與聖教量相應呢？

本來在此時，我不願與兄討論中國佛教新生或振興的問題，我覺得我們現在討論這些問題，在某些人看來，祇是置之一笑，甚至認為我們在找機會放言高論，以徒揚自己的名聲或發洩某種抑鬱而已。然而，祇因為座下那兩篇文字的願力感太强，而誘惑了我（恕我如此形容），激動了我，致使在不知不覺間寫了那封信。在那封信裡，我總算理智尚強，克制了我許多想一說而在今天尚不能說的話。這樣一來，當然又使座下對那封信多少有點不知其所謂制度意義何在。但我相信，如座下肯細察

今天教內一般腐化的生活及散漫墮落的現象，兄當亦首肯我們今天要挽救中國佛教應從何先着手了。教育與文化固是生機的活泉，但樹之根已腐，不先酒一把殺菌劑，就使活泉源源而來，而此樹的生命究能够增長得如何，還是一個值得疑問的。

今天世界的問題，發生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改變人類正常的生活，實行反常的共產社會主義，一個是維護正常的生活，保持人類原有的狀態。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必須要認清一點，即是：既然今天已有兩個集團產生爲人類的生活而鬭爭了，則人類本身，必定是有些問題存在。此問題既然發生在生活方式上，則人類生活的軌制，就值得我們去探討深究了。佛教，其本身的使命，原就在解決人類痛苦的生活，而促其進入自在正覺的生活，然此正覺的生活，究應如何達成？我們現在決不能再憑單純的理論去喚醒人們了，必須要循正覺的思想創制出正覺生活的方式，以適應現代人以及永遠今後人類的需求，並解決當前世界相爭的問題，這樣才是我們真正負起了釋迦交卸的責任，亦即是中國佛教應朝去走的一條路，這條路，我們對中國佛教自身說，就叫做新生之路，對世界人類說，祇是正確地發揮佛教的思想貢獻佛教的力量，並不叫作什麼佛教的新生。我之所謂佛教的制度，就在這兩點，更從中國佛教自身說，如何以新的制度革除現在墮落與腐化的現象，詩座下原諒，我想暫不將那些墮落，腐化的現象，指陳出來。一是如何創立正覺生活的方式，去挽救人類今天相爭的問題。因是之故，我不主張談沒有選擇的，單純的戒律問題，或單純的教育與文化問題。

當然，以臺灣目前的現狀說，兄所提之問題，是比我所提的更為迫切的，更為急需的，然而，以我的想法，却不是未來一步的整個的大問題。現在，我想結束我們這次的討論，因為如不結

東它，將必會發生兩種被批評的看法：一是，我們本身的力量尚未踏實，談此重大問題，必會被某些人評為空放高調；一是再繼續下去，難免引起我們對現狀各種批評，那時就可能給某些人看了，斥我們狂妄譁罵。本來過去我是不懂得這些的，祇任自己所想隨意說下去就是，但現在已懂些世故和問題了，一切都必須待我們本身够力量够實在去談，則一切難題都可能成為易問題，一切不被人諒解的亦會反過來受人尊重。

此外在結束這封信之前，再有兩點附帶一說。一是：兄在大作中提到日本佛教的問題，對日本佛教予以嚴正批評，此點我本亦有同感，記得前月給朱世龍居士信時，亦略作如大作中之批評，但我在這暑假中多與日人接觸後，發覺我們所批評的有些並不正確了，即以最低限度說，他們的實踐精神，較之我國佛教要高明而又致力得多了。雖然他們大多數將大乘化的佛陀，搬回了歷史的與人間的佛陀，但他們畢竟還盡了一點人間的責任，而我們呢？日本佛教創辦的中學有三百多，大學有九間，養老院，救濟院在各大宗派各本山都設有，信徒奉持的生活，較之我國現下大多數的更精誠，更契入佛化些。當然，他們並非沒有可議之處，但在目前說，我們這位老大的先進佛教國，在他面前實要慚愧的。

再說到佛教的宗教價值，以兄所說之原理，實值得我們再多作引伸與推度的，否則，我們仍無法指出一個明確的觀念，就如兄所說：「佛教的宗教價值，應該是由佛教特有生活及其思想的實踐，對人類社會所產生的潛移默化的作用。」這幾句話恰正是我考慮了數年的問題：「佛教的思想究竟是什麼？佛教的思想怎樣適應現代人的需求？佛教的特有生活，如何表現出？我們過去佛教表現的生活方

人的本根的認取

張廷榮

——大學生唯識學四論——

下期第五論：認取人的本根的受用。

本論要義：(一)東方精神及唯識學的基本勝義。

(二)西方的本體論和東方的性體論的不同。

(三)先明唯識性體。

一、東方精神及唯識學的基本勝義

這一論我們搜尋東方文化的最基本的東西。

這一論我們將唯識宗為甚麼會興起及所以興起的基本內容指出。

這一論我們將這個時代人的生命活力在那裡予以指出。

這一論我們將宋明新儒學及禪和唯識的歸趣予以概約指出。

我們假若要找東方文化，那當然可以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為代表，我們再要找這兩大文化的真正歸趣，那就是只有下列一個歸趣，即是：

心性之學，儒家的治心盡性，佛家的明心見性。

所以東方文化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心性之學。這個心性之學，自近百年來，尤其五四運動以後，人都不願談，人家說談虎色變，五四以後談談性色羞，即看到西方飛躍的物質文明，西方叫得響的實驗主義，西方最發達的科學精神，這些給東方新的五光十色，給東方人新的刺激，尤其給東方人新的生活舒服，這是事實，這是功效，這是實用，這可以指給人看的，可以叫青年人馬上變為舒服的人，這一些西方精神，東方人是需要，是絕對需要，但東方人真正而能恒久受用並把握這一西方精神，必須東方人更先養活自己原有的東方精神。還有，就是西方人他們要恒久受用並把握這一他們自己的西方精神，老實說一句，他們也要趕快養活並學得而保有受用這一東方精神。但是，五四運動後，極少有人具這一認識，因此，西方人只滿足他們的科學精神而止步，不了解東方，更沒有一種虛心來深入東方的精神，更談不到學習和受用，西方人不學東方精神，東方人呢？也多放棄自己的精神，而一味地學西方，學西方是絕對需要，但丟棄自己的精神，是絕對可悲的。到了近年，西方人在望見太空時代的來臨，更感到人類緊張的加深，人類病患的方興未已，人心的憂懼更一天天加重。東方人呢，在一陣西方的狂熱之後，覺得西方文明可以改善人的生活需要，但未能解決人的內心的痛苦。這樣，西方人以及東方人，都漸漸發現一些

共同的問題，在西方精神中所提出的解決方法，還不是根本的徹底的，因此，近來不論西方和東方人，都同時在用心搜尋東方精神了。

東方精神的勝義，究竟在那裡呢？這即是我們提出的，是心性之學。東方的心性之學，確是人類各自具足的本根，這一人的本根——心性之學，充滿在儒學中，充滿在佛教中，佛教到了中國以後，有兩大宗，我們特別要注意，即是禪宗和唯識。

禪宗徹底表現生命的活力，那是從六祖的頓悟禪開出起，六祖是中國人，是我們自己的先哲，六祖的頓悟禪開出，我會說過，它給了中國佛教以生命，給了中國文化以生命甚至還在給整個人類文化以生命，它的學問的勝義，歸結在那裡呢，我們可以說，就是他的心性之學，就是他的明心見性。

唯識宗呢，它本是興起在龍樹的空宗之後，這我們也要明白，從空宗後獨立興起的，自然不再是一味空的，自然是因為空義生出了許多病痛，才給另一宗——即不是一味空的，也可稱為大有之宗——即唯識宗以可以生長之機，唯識宗不是空宗，唯識宗是糾正空宗的有宗。

唯識宗的有宗，有甚麼呢？其實我們一研唯識學，將有極多的論義來論法空和我空之理，不肯認法終空，不肯認我終空，終不足以談唯識，那麼，唯識學也論應空其所當空，這也不是一個空義嗎，怎麼說大有呢？

但是，唯識學有空其所當空的，但也有不當空而本有的，同時須知，唯識學所以空其當空的，還是為以空而顯有，不空即不有，真實有必是空。此是唯識大有之所以成立，此是唯識亦空亦有之勝義。

唯識宗這個有，即是心性之學，即是諸法實性的實體，即是理性本體，依佛地經明白的建立，叫做一真法界，依西方近代習用的名字說，也可以說做本體，依唯識學說，也可以說性體。

唯識學一方教取空之病的，是性體實有，一方面重新解釋宇宙，給宇宙以生命之源的，也是性體實有；純就有說，性體就是人的本根。

誰也知道，禪宗是教人明心見性的，禪宗是教人認取自有本根的。那麼？唯識宗呢？一般的說，說唯識宗是轉識成智，是遣相的性，是空法我二執，以上這都是的，但我們亦可即用禪宗的說法，唯識宗是教人明心見性的，唯識宗是教人認取自有本根的，只是，禪宗的趣入法，是儘量地直接了當，唯識學的趣入法，是儘量地思修兼盡，禪宗儘量摒除文字言說，用頓超以入，唯識宗儘量開出論理方法，用學修以入，他們的歸極，是一致的——明心見性

。這不止禪與唯識的歸極是如此，就是所有各宗的歸極，整個佛教的核心，都是明心見性。不只是佛教，就是儒家，也是誠意正心以至盡性的。所以東方的學問，其本根所在，可說即是心性之學。

二、西方的本體論和東方的性體不同

西方的本體論，畢竟和心性之學或性體論，是不同的，佛家的明心見性，儒家的「自誠明，謂之性。」這都是說明性體，終是超言說超思維的，即是說，這個性體，如順西方思辨哲學之路，對最高理念所作之擬構或設想，最低限度，西方思辨哲學的終極，它到底還是難以思辨的，還是不離思辨的，東方哲學之說性體，只是要明性，只是要見性，只是要復性，待明得來，見得來，復得來，那是絕思慮，離言說，那是一種證會，佛學說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個證會，必須是證會的，說冷說暖，都是不真知冷，不真知暖的。這個證會，父不能以之喻子，子不能以之喻父，父子不能互喻，即說明這是不不可說不可說的，這裡只有行，只有證，那麼，這父子不能互喻的，這是一種秘密嗎？也不是的，它也不是重密授，而確是這個性體，是自肯自認，自明自得的，想增一分也不是，想減一分也不是，只是如其性，這在西方的哲學，他們憑思慮的擬設，即或有幾分適應處，但擬設之終於任運擬設，未有不成性體的纏縛的。

那麼，東方的這一心性之學，這一性體，就不要思慮作爲嗎？是又大錯，性體明的工作，見的工作，復的工作，初亦是有思慮有爲，只是這個思慮作用，只是用它在它來去掉障礙性體的東西——一切染污，如貪、瞋、癡等，但去掉障礙這一工夫，即是一種明性復性工夫，所以中國學人說的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之語，即是道之損減，即是除去染污障礙之意，道的本身是加不得，也減不了的。

在這一明性見性復性的工夫上，儒家有「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之語，佛家有六祖之頓悟禪——性分宛然，不作絲毫增減——「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有神秀之學修禪——「除障去蔽做工夫——「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常常勤拂拭，免得惹塵埃。」以及唯識法相及其他修學以明心見性之法。但無論甚麼方法，都必須是歸向一個本源——即心性的實體。

同時，這個性明了，性見了，性復了，它亦不是塊然死物，而始終是一種寂而常照的，或照而常寂的，即亦寂亦照，亦照亦寂的，寂照雙融的。因此，這個明心之明，這個見性之見，它始終是一活生著的，即障去染去以後，它亦有活生著的，即有感斯應的，明着見着的。這即是惺惺又寂寂之意。

西方的哲學，始於思辨，又終於思辨，因此，其思辨的理念本身，必是雜着情想的，近人已看出黑格爾的理念，只是一黑格爾的擬設，因為理念中富有

情想的權力威嚴，因此，甚至有人說他的哲學，亦有助長專斷之弊，這不是爲道日損（去障染），而是爲道日益（增人自己的情想慾望）了。

總之，西方的本體論，那始終不離思辨的，而東方的心性之學——性體，則終是超絕思言說的，超絕思言說，又不是性體不能起思想言說，它還是能百千思想言說的，它決不是塊然死寂，只的絕去這些，而好自證自悟自得。但我們亦可以以把心性之學的性體，說爲本體論，用着近代所習用所通用的名字，只是名字用了以後，它的內涵，儘可以有不同的，或有所新的充實的，我們照這樣用近代名字，有益而無害，否則，近代通用了的名字，我們不用也不好，這即等於火車道上新設的一列觀光車，走得又快又清潔，但它的名字是觀光車，我們不觀光，我們要去高樓傳揚宗教，爲了更方便，我們亦可坐觀光車去傳道，在觀光列車名字的本身，它是不增不減的，只是用者活用了，方便了。還有，近代的名字，我們用了，跟着它的名字以變改我們的實質，那是不好，比如觀光列車是一名字，我們本來要實際去傳宗教，但因為坐了觀光列車，車上的人又多是去觀光的，那我們本來的實質去傳宗教，今也改變其實質，順着名以爲實，也去觀光。那我們用這個名字，就拘死限死在這個名字中了，這更是不好。

所以我們用西方已普遍習用的本體論的名字，我們也可以用，只是我們要活用，不要受它的拘限——不要受西方作本體論解釋的拘限。

上面約略地說出了東方的心性之學，東方的性體，和西方本體論在基本實質上的不同，以及我們在這個有關聯的名字上成用時，所應有的態度。下面我們再進一層看唯識的性體，和它在法相上的體現。

三、先明唯識性體

我們研唯識，一般總是先從百法的相上以覓性，也就是由用覓體，這固落是一學問的方法，但此，極易受名相糾纏之苦，甚至竟以研唯識即是研法相，對於唯識宗當時破斥應取空的圓成實性的大有性體之核心部份，常致隱而不彰，失去唯識法相由相見性遺相爲性之本意，晚明儒學大師王船山研唯識並著有「相宗緒索」黃宗義的由工夫見本體，這大體都是學唯識法相的通路，這個通路，一直到近代專宏唯識的歐陽竟無大師，還是一貫的看法，他有「抉擇體用談用義」，其中有詳細的說明：

「生滅向流轉邊，是爲有漏，向還滅邊，是爲無漏，從來誤解生滅之以爲非無漏果位所有，所據以證成者，則涅槃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之文也。此蓋不知寂滅爲樂之言非謂幻有可無，大用可絕。滅盡生滅別得寂滅，亦幾同乎斷滅之見，而視佛法如死法也，其實乃知幻相，無所執著，不起惑苦，遂能生滅不絕而相寂然，夫是之爲寂滅爲樂也，諸佛菩薩皆盡未來，作諸功德，常現其幻，生滅因果，又如何可無耶？是故須知，有爲不可歇，生滅不可滅，而撥無因果之罪大，又復須知，一眞法界不可說。何以故，不可思議故，絕諸戲論故，凡法皆即用以顯體，十二分教皆詮俗諦，皆就語言，又復須知，體則性同，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用則修異，流轉還滅，語不同年。」（唯識抉擇談第五頁）

短簡

青松法師座下：

拜讀二次函稿，始知前次未能讀通，作無義宗旨之所在，殊為抱歉。所論佛教之新生問題，我們就此結束。蓋如尊見，未將自己救出，空言救世救人，終是無從落實。

青年無不有其蓬勃之朝氣，但未必皆因此一朝氣之活力，都能成就大器。故有青少之際，雄心不可一世，中年以後，竟成不足一齒之者。因此，青年而未先自扎穩思想及其踐履的腳跟，雖有天然的狂志，自也不受重視。法師的智慧，誠足欽敬，許以讀書二十年後，再來討論問題，願此敬寄仰望。唯自救的目的是在救人。雖然古今聖哲，未必皆是大器晚成，但就我們的環境，以及我們本身的條件，倘無法取得環境中最崇高的同情和信心。不過，凡要爭取他人的信心，必先能予一切人以最大的同情和尊敬，即使是罪惡中的人。

但是，教人固難，搶救自己，也不容易，如不付出相當的忍力，逆順不等的陷阱，都將等待着。故在從事於自救努力的歲月之中，必須自警自勵，不驕不倨。因我福薄，故以為過早的順境，可能是陷溺的羅網，適當的逆境，倒能激勵向上，所以我將準備承受可能降臨的一切痛苦，並用勉勵與我相似的人。

九月七日

後學弟 聖嚴和南

(上接第十七頁)

(六〇)五十二年九月八日「人民日報」

(六一)五十年武漢出版「讀報手冊」
六一、一三八、一四一頁

(六二)五十二年「人民手冊」一七八頁

(六三)五十三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

(六四)五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及五十五年四月四日兩天「人民日報」

(六五)五十六年「人民手冊」二五八頁

(六六)五十五年一月四日及五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兩天「人民日報」

(六七)五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光明日報」

(六八)五十八年七月四日「人民日報」

(六九)五十七年八月號「現代佛學」月刊三頁

(七〇)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七一)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七二)六十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報」

(七三)五十一年七月號上海「覺有情」月刊二四頁

(七四)五十一年二月號上海「覺有情」月刊二三頁

(七五)五十六年「人民手冊」一五一、二五八頁，五十七年「人民手冊」一八六頁，及五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

(七六)六十年五月一日「人民日報」

(七七)五十七年八月十五日香港「大公報」

(七八)五十八年一月九日北平「大公報」

(七九)六十年四月一日香港「文匯報」

(八〇)六十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

這其中最主要的意義，是強調以相覺性，強調就用顯體，所以全段，皆就相就用邊說，尤其解生滅，極為透徹，生滅向流轉一面就是有漏了，向還滅一面，就是無漏了。所以他駁那些誤解生滅的，以為生滅，就是有漏果位所有，無漏果位沒有生滅，他以為是一錯誤。

接著說明生滅之大用，涅槃經上說的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他以為大概有不明白寂滅為樂這句經言，它並不是說「幻有可無」，「幻有終須有，幻有終不可無，此點最吃緊」大用可絕。在滅盡了生滅，另外別得一種寂滅，即把生滅和寂滅，分成前後兩截，即生滅滅盡了，再得寂滅，這就同斷滅見一樣，把佛法不著是眞的佛法，把佛法看成死法了。

大師以為，實則應該了知幻相，了知了幻相以後，又無所執著——不執這些幻相，又不生起迷惑苦惱，這樣，生滅本是不絕，但生滅之相則是寂滅的，以上可解為生滅滅已，又同時即是寂滅為樂。

因此，他以為有為不可歇，這說明生滅之用，他以為生滅不可滅，這說明生滅之性，他說明撥無因果，這個罪是很大的。正因為他一再說明用，他以為體的方面是「一風法界不可說」。為甚麼？因為「一風法界」，本不可以思議，本是絕諸戲論的，於是乃終於結論為「一風法界即用以顯體」十二分教，所以特別說俗諦的，就是因為俗諦，是就相言。以上是大師也主張就相覺性之誠言，因此，性體之論，總是不作重點論述，總是不先加以論述。

還另外有一些見地，以為禪宗是直見心性，唯識重在法相，則是唯識之所為唯識，若論唯識亦重性體，是不是即近於禪呢？此亦是似是而非之論，因為論一種理，只要如何表達出，千變萬化，可以各盡其妙，同此異彼，可以以顯其嫌，唯以明理是好。

現在我們反過來問，為甚麼我們要研性體呢？要從研究的成規裡解脫出來呢？這我們將提下列三點，來加以說明：

(一)當前的物質文明已飛奔上前，人的心靈却反而漸更痛苦，尤其共匪的唯物之論，致使這個時代的人，受到很大的創痛，為要針對這些人病痛的診治，人必須要大明心性之學，即大明人的自有本性之本來具足，之本來不空虛，之本業不枯竭，人必須在各目的性中自肯自決，並自能活潑任運以後，那才是真正消除唯心毒素之根本力量，唯識宗大明性體圖成實有，那救起當時惡取空的人間大病痛，今天這一物質纏縛心靈之苦，當更甚於惡取空之害多少倍，所以我們更要用性體實有來教人獨立自決。

(二)今天人心，呈現一普遍的枯槁，這也是因近代一切學術，都是向外找尋，都是竭精力以外緣，這也必須明唯識性體實有，求人的得作自由之享息，以復其本性之光明。

(三)給名相以活用，以活力以活生命。我們研究唯識，就把唯識所以成大有之宗的根本原動力指出，這可以給我們以大的活用，使我們研名相，不被名相拘，被名相縛，而能自由轉名相了，同時，給我們開大活力，使我們研名相時，覺得名相都是性體所流出之精神現象，尤其給我們以活的生命，使我們在研名相時，能把這一生命活力，都給每一名相以活的任運，以新的力量，這給我們轉捨轉得，以絕大的能力，使我們修學精進。

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楊乃超



合理？

(一) 應從基本觀念去考察
佛教合理的呢？還是基督教合理的呢？

佛教是偉大的呢？還是基督教偉大的呢？

站在宗教的共同立場去說，凡是宗教，都是合理的，偉大的。倘若不是合理的偉大的，怎能經過這麼悠久的時間而仍存在於今天？怎能力量那麼大？怎能信徒那麼多？這樣一來，佛教是合理的偉大的，而基督教也同樣是合理的偉大的。

然而，從宗教的個別之間而去作個別的互相比較時，問題就不會這麼簡單。因為，在所謂「合理的」之中，而却有更合理的，在所謂「偉大的」之中，而却有更偉大的。所以，我們說佛教合理不合理，偉大不偉大，我們說基督教合理不合理，偉大不偉大，並不是從宗教的全體立場去說，而是從佛教與基督教的個別之間的互相比較而去評衡。

在比較評衡中，誰是最合理的，那誰就是合理的，誰是最偉大的，那誰就是偉大的。且在比較評衡中，我們應從其基本的觀念去作考察，不要被枝葉的問題所迷。

佛教中有些教徒，常說基督教不合理不偉大，比不上佛教，但若追問為什麼比不上，瞠目而不知所答的，在在皆是，就是能答的，也空泛得很。同樣地，基督教中也有些教徒，常說佛教不合理不偉大，比不上基督教，但若追問為什麼比不上，瞠目而不知所答的，在在皆是，就是能答的，也空泛得很。這不是我的胡說，我有所根據。比方，某一個教會的傳道人，公然斥說佛教只在臺灣有，這可不是顯出他的無知嗎？如此這般的類似情形，在佛教徒中也不能說沒有，比方，有些佛教徒說基督教之所以普遍流行，全是靠了救濟品，僅以救濟品這一點去評衡對方，這可不是顯出有些淺薄

的嗎？

基於上述理由，所以，我提出了佛教與基督教比較這一問題，而從其各自的基本觀念去考察，探討其究竟哪一個是最合理的和最偉大的。

(二) 泛神的與唯神的

佛教，根據緣起的關係，闡明萬象的本體之合理的所在，而基督教，却以神的意志，去企圖使萬象合理化。

以緣起論為基礎的佛教，是汎神的，而以神的意思為基礎的基督教，却是唯神的。

佛教的教理告訴我們，佛，不是唯一的，佛的數量無限。佛雖然超越人間，但人却也可以成佛。衆生，本來都有佛性，只要自性不迷，即是佛，所以，佛教的基本觀念，全是汎神論的。而基督教的教理告訴我們的，神，却是唯一的。神的意志，由於具有特殊性的耶穌而啓示人間，所以，基督教的基本觀念，全是唯神論的。

唯神論的基督教，只認神，不認人。神，是唯一的，最高的，所以，支配宇宙的一切的，全是神的意志，人只附屬於神，沒有獨立的人格。而汎神論的佛教，却不然了，雖然以為佛是最高的，但却並不以為是唯一的，所以，又以為人可以成佛。不但以為人可以成佛，而且甚至以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都有佛性。所以，汎神論的佛教，具有科學的性格，而唯神論的基督教，則否。

(三) 理性的與非理性的

佛教的世界，是法的體系。而基督教的世界，却是神的體系。

佛教，以因果而闡明萬物，一切編入於緣起的關係之中，所以，是一種理性的宗教。而基督教，以神的意志而說明一切，萬物編入於神的目的之中，所以，却是一種非理性的宗教。

佛教，以永遠的佛法為中心，所給予人們的印象，

象，是一種合理的哲學。而基督教，以神格化的耶穌為中心，所給予人們的印象，是非合理的信仰。

理性的宗教，在思維上，是從一般的去闡明特殊的，所以，在從緣起的關係去闡明現實事象的佛教之中，沒有什麼神話的要素滲進去，因為其所著重的，是在於人的內心之自悟，以及傾向於人生哲學的研討。而這種哲學精神的基本特徵，在於將現實的東西，作為超越了時間空間的永遠之一般者的類別而理解。佛教所取的這種合理的哲學精神之態度，於是使非人格的神的原理存在於人格之中。

而非理性的宗教，在思維上，却是以特殊的去說明一般的，所以，在以神的意志去說明宇宙間事物的基督教之中，滲雜着許多神話的要素，因為其所著重的，是在於想由神的方面去理解宇宙的一切。而這種神話精神的基本特徵，在於將一般的事物，作為特殊的神格所創設而看待。基督教所取的這種非合理的神話精神之態度，於是使人格的原理存在於非人格的神之中。

是理性的宗教之佛教，認佛也認人，人可以成佛，佛人是一體的。衆生都有佛性。自性迷的，便是衆生；自性悟的，便是佛。如此的哲學精神，非常合理的，一點迷信也沒有。

而非理性的宗教之基督教，却不然了，只認神不認人，人只是神之子，神是唯一的。人不可以成神，人神是分離的。人只有信仰神才能得救。如此的神話精神，非常不合理的，迷信的色彩很濃。

(四) 積極的與消極的

佛教，是理性的宗教，所以，衆生與佛之間的距離，只被視為由於無明而成立。佛經中所謂無明，雖然是自印度固有宗教的無明觀念中攝取而來，但却又經過了種種綿密的思辨發展而才完成的。十二因緣的流轉與還滅，全以無明為首。有無明，然後有行，有識，有名色，有六入，有觸，有受，

有愛，有取，有有，有生，有老死憂悲苦惱。反之，無明滅，則行滅，識滅，名色滅，六入滅，觸滅，受滅，愛滅，取滅，有滅，生滅，老死憂悲苦惱滅。所以，無明的消除，是具有勇往邁進的積極性格。

基督教，是非理性的宗教，所以，以為神是超越的，是絕對的，人與神之間，有無限的距離介在着。使這距離而成立的，是罪。為了代人類全體贖罪，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是必要的。但如此的贖罪，具有無限的消極意味。

佛教的無明的消除之積極性，決非基督教之消極的贖罪行為所可比。但為什麼又有八說佛教是消極的呢？那因為說者所取的立場不同。他們說佛教是消極，是指物質生活上的，社會生活上的，或政治生活上的而言。其實，佛教對這些物質等生活採取恬淡態度，並非就是意味着人生的消極。相反地，在人生方面，佛教確是消極的，觀其那磨着重於無明，要在精神上肉體上能夠達到最高境界，成為一個完善的人，就可明瞭。

(五) 釋尊與耶穌

不論佛教也好，抑或基督教也好，在其宗祖殞世之後，其弟子們都為了發揚宗祖的教義和德行，各自以極細密的思辨而建立了佛身論或基督論。佛身論，是闡明佛的法身、報身、應身三者的關係。而基督論，是闡明父、子、精靈三位的一體。

佛教，關於釋尊的事蹟，一點也沒有渲染誇張，所以，佛教的世界，是從人間世界中而開拓了一個與人間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基督教，關於耶穌的事蹟，以復活為起點而渲染成為奇蹟，而這些奇蹟，在基督教的信仰上具有重大的意義，所以，基督教的世界，是人間世界與奇蹟交織而成的世界。

在佛教，支配佛教的，是佛法，而釋尊僅是個體驗了永遠的佛法之覺者。所謂佛，畢竟是覺者之義。覺什麼的呢？就是覺佛法。佛法，是永遠的真理。

理，佛，就是覺永遠的真理的人，就是永遠的真理之體驗者。所以，釋尊，是個體驗佛法的覺者，也是佛教的創立者。佛教的教理，雖然不是由釋尊之「覺」而體驗了出來，但其實，釋尊不過是作為佛法的體驗者而出現而已，就是釋尊沒有出現，佛法也是有的，換句話說，就是沒有釋尊，佛法也仍然是存在的，遲早總會有人體驗到而發現它。這樣一來，成為出現於現世之現身的釋尊，對於佛教的作用，並不像耶穌之於基督教那麼具有絕對的意義，因為，佛教的信仰之對象，畢竟是永遠的佛法，所以，佛教在這意味上，更是哲學的、理性的、合理的。而在基督教，支配基督教的，是人格化的耶穌。耶穌個人的一生奇蹟，就是代表着永遠的真理。基督教的教理，只有耶穌一個才能創造了出來。耶穌，是歷史上唯一的。基督教，與耶穌之歷史的出現而同時成立。沒有耶穌，就沒有基督教。而且，耶穌，是救世主，不是覺者，成為基督教的信仰之對象的，畢竟是耶穌的奇蹟本身，所以，基督教在這意味上，更是神話的、非理性的、不合理的。

(六) 偉大的與史偉大的

佛教，本來是在印度而成立的宗教，但傳入了西域，傳入了中國，傳入了朝鮮，傳入了日本，傳入了緬甸……，而成為亞洲世界的宗教。

佛教，倘若可以說是東洋的世界宗教，那基督教，便是西洋的世界宗教。同是有世界性的宗教，但在區域上却有些不同，而這區域性的劃分，在目前仍然存在。基督教最大的勢力仍在西洋，而東洋仍在佛教的勢力範圍之下被支配着。近百年來，在歐風美雨的影響之下，東洋的一切都大大的改變了，但基督教不論如何向東洋發展，而佛教却仍舊保持其原有的面目和勢力，這確足顯出佛教比基督教更偉大的所在。

基督教辦了無數的神學院訓練出千千萬萬的牧師從事傳道工作，又辦了辦學校、設醫院，以及其慈善事業等等去大量吸收信徒，而佛教却没有從事這種人為的發展，只靠少數的寺刹，有限的高僧

，便能使佛法普遍弘大。就以中國而論吧，沒有一個人不知道觀世音菩薩名號的，也沒有一個人在一生中不有意或無意地唸幾聲南無阿彌陀佛的，這種普遍的自動傾向佛教的現象，確也足顯出佛教的偉大處絕非基督教所可比。

若說經典，那佛經在量上之多，在質上之深，更非聖經所可及。據說，過去有一位曾任南開燕京各大學教授，中國基督教文化總機關學會編纂等職的張純一先生，是個有名的基督教徒，而著作也很多，他畢竟是個有學識的人，研究了佛學之後，覺得聖經比不上佛學的高深廣博，於是毅然歸依了佛教，而且又說基督教之長佛敎無不有，佛敎之長實為基督教所無。這事例，可不是佛敎比基督教更偉大的有力見證嗎？

基督教，固然是偉大的，然而，與佛敎比起來，佛敎比它更偉大。

(七) 結論——幾句意味深長的話

關於佛敎與基督教之間，誰是哲學的、理性的、合理的、和更偉大的，誰是神話的、非理性的、不合理的，我已作如上的分析比較。

我所作的如此分析比較，全是一種客觀的評價，我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僧尼，但我是一個追求真理的人，所以我所說的，完全基於真理的探求，並不存在什麼主觀的成見。

杜蘭特在哲學夜話一書中，曾對佛敎與基督教作了很公正的批評，而這種公正的批評精神，是值得吾人效法的。他說：「佛敎，比基督教更深。因為，佛敎，以意志的破壞作為宗教的十目的，作為一切的個人之發展的終局點而說涅槃。印度人比歐洲的思想家們更深刻。」他是一位西洋的學者，而却敢公然說出了這樣公平的話，擺脫了民族間的偏愛習氣，確是罕有。我們批評佛敎或基督教，不要有民族間的偏愛習氣，我以為，比什麼都要緊，不然的話，有所蔽便有所迷，永遠不能得個實在的了。



大陸佛教空前浩劫

裴有明

一、佛教教義與唯物論者基本衝突

佛教的基本教義就是：一切都是無常的。宇宙間所有事物都是「刹那生滅」，根本就沒有永恒地

固定地事物存在，而崇奉唯物論的共產黨徒，則以「有」為其立足點，認為佔有空間的才是真實。佛教主張同體大悲，視人如己；勸善止惡，眾生平等。進而人各互助，社會相安，國家昇平，天下太平，實現人間淨土。而唯物論者，以矛盾為社會進化法則，強調仇恨鬥爭，最後達到所謂階級專政。

佛教教義和共產黨理論是基本衝突的。在「徹底的無神論者」的中共統治之下，兩者根本不能共存於同一社會中，共匪偽「憲法」中的所謂「宗教信仰自由」云云，那只是一紙虛文的騙人把戲。如果允許宗教長期存在，那除非是共產黨放棄了它的唯物論觀點，放棄了它的馬列主義教條。

馬克思曾經說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毛澤東的說法更進一步了。他說：「宗教是束縛人民的東西，是農民最大的繩索；是對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一種精神麻醉，是一種落後的、愚昧的迷信」。中西有識之士，無不認為宗教和科學是人類文明的兩翼，但在共產黨徒眼中，却認為「宗教的觀念與意識是與科學觀點相抵觸的」。歪曲宗教利用「謊言來模糊人們的意識，並使得人們的精力脫離積極的社會活動，脫離為取得人間更好的生活的鬥爭，脫離共產社會的建設」。因此，「宗教信仰，是勞動者在為爭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建立共產主義鬥爭中的障礙物」（註一）。至於「佛經……這類的宗教經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幼稚時代的產物，裡面充滿着唯心論和宿命論的思想」（註二）。

總之，共匪認為所有宗教無一是處。信仰宗教無異於「苦難的呻吟」；既阻礙「社會主義的建設」，更違反「人民的利益」（註三）。

佛教中的佛、法、僧三寶，是發展佛教的三大支柱。尤其是僧寶，那是延續佛教慧命，保持正法永住的主流。但共匪却詭譎有人天師表之譽的僧寶過的是「孤守空門與脫離群眾」的生活。說他們「身披袈裟，手持唪珠，在人海中獨來獨去；人們已忘記了他們的存在」（註四）。

可是共匪統治集團並沒有忘記他們存在呀！十多年來千方百計不斷地施以惡毒的摧殘。說僧尼二眾是「從事迷信的落後職業」者；正當的佛教生活也被歪曲為「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地在替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反動官僚、資本主義服務」（註五）。這與共匪所說的反革命還有分別嗎？

佛教傳入中國，已有二千多年歷史。佛教教義和佛學哲理，已和中國固有文化融和為一體。不但滲入人民生活，進而成為中國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成份。可是，共匪統治大陸後，強迫佛教徒「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甚至牽強附會地說：「佛法與共產主義在基本觀點上是一致的」。共匪的解釋；所謂「解放」，據說和佛法中從痛苦的此岸渡到快樂的彼岸是一樣（註六）。

佛教「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理想，不必根據佛法來推動，只要努力「學習新知識，把馬列主義的科學精神和方法，做為建設新佛教的準繩」就可以實現了（註七）。所謂「新佛教」，應該把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等聖賢，當做歷代祖師；馬列經典當做佛經；那麼「新佛教徒」呢？當然是巨賢，趙樸初之流的

披著佛教的外衣，給共匪統治者當御用工具；對內為虎作倀，迫使佛教走向滅絕道路；對外給共匪搞統戰工作。

一九五七年「五一」勞動節，北平佛教徒們在中共強迫下，披著黃色和紅色袈裟參加遊行。當經過天安門時，共匪的「伏老」（蘇聯的希羅希洛夫主席當時正在北平）問毛澤東說：「和尚也來參加國際無產階級的節日來了」？毛澤東先笑後答：「馬列主義者要同和尚合作」（註八）。

有正知正見的佛教徒，看了這段消息該作何感想呢？在佛教徒眼裡，對三寶同樣看成是神聖的權威；但在大陸上已被中共驅迫成最低卑的階層。正如共匪「理論史學家」范文瀾在一九五八年二期「紅旗」上一篇「破除迷信」文章中自問自答說：「現在呢？權威連點影子也不見了」！

懺悔吧（筆者在此間向所有無辜大德頂禮）！在大陸以外的中國佛教徒！諸如「不談政治」，「對共產黨無所謂」的說法，真該在用功辦道之餘，多動下腦筋為中國佛教想一下了。

佛教與唯物論者不能共存是必然的發展。也就是說偽政權的大小魔王一定要消滅佛教。可是，共匪在現階段又想利用佛教這塊招牌對亞洲佛教國家統戰；因此，它在「對於純粹宗教信仰的問題，任何採取強制行動的意見，都是無益而有害」（註九）的口號下，企圖緩和一下剩下少數的佛教徒和它們間的矛盾。但究其實質，只是不像過去那樣「像掃蕩土匪一樣掃蕩佛教徒」；放棄宗教信仰那是當然的。偽「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偽「全國人代會」上作發言時說：「黨的一切措施，都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利的；這與宗教決無相違之處。任何宗教沒有不以利生為依的。我們認為在多數和少數之間保護多數，在強

弱之間保護弱小，在貧富之間保護貧窮的共產黨政策。據說：這「同佛陀的自他同悲的密意是水乳交融」的。

他還說：「政治與宗教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這些不同，決不應該成為替人民服務的障礙。在解決這些不同之點的問題時，如果這種不同點違反黨的政策，而在佛教上又無足輕重，則應依黨不依教；堅決放棄佛教主張，絕對服從黨的政策。如果這種不同點，對黨的政策不起任何影響，而對佛教却很重要的，則應照順宗教信仰」（註一〇）。

如果「不同點」，對共產黨也重要，對佛教也重要，怎樣解決？喜饒嘉錯卻沒有說明。

不但共匪宣傳說在大陸上「有信仰自由」；有少數會經訪問大陸的外國佛教徒，也替共匪作義務宣傳。其實共匪自己就曾經在「人民日報」上透露：對宗教是「逐步的削弱，以至消滅」（註十一）。

二、共匪控制大陸前後佛教情況的比較

佛教傳入中國，經過二千多年的發揚光大，概有下列十宗：（一）俱舍宗；（二）成實宗（以上小乘）；（三）三論宗；（四）天臺宗（法華宗）；（五）華嚴宗（賢首宗）；（六）禪宗（唯識宗）；（七）律宗；（八）密宗（真言宗）；（九）法相宗（唯識宗）；（十）淨土宗。本來，佛教並沒有宗派之分，以後，佛弟子們各就所修學的，分門別類，承傳流行演為十種宗派的學理。有謂十三宗，但實不離十宗也。在各宗派中，除分大乘小乘外，又有顯教與密教，和難行道易行道等分別。但佛教千經萬論所詮，均不出治心之法；是以在行持上雖有禮拜、持名、作觀、參禪、修密和嚴律等多門，下手工夫不同，而最後同趨菩提妙果則是一樣。共匪控制大陸後，向不談佛教的宗派；也許因為一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都「團結一致」的緣故吧？它把中國佛教劃分為漢文、藏文和巴利語文三個系統。西藏、西康、甘肅、青海、蒙古等地為藏文系佛教區，雲南傣族為巴利語文系佛教區；其他則屬漢文系。

佛教區（註十二）。

至於佛教寺院及教徒數字，因近年沒有正確統計數字；筆者謹就手頭有的資料抄錄如下：

（一）一九三〇年，中國佛教會統計：全國共有寺院三十六萬七千座，僧尼五十三萬八千人（註十三）。

（二）一五四六年東京法藏館版「中國佛教史」（道端良秀著）二七三頁上的數字為：全國共有寺院二十七萬，僧尼七十四萬人。

（三）共匪於一九五七年宣佈：全中國共有寺院五萬所左右，信徒共約一億人（註十四）。

（四）一九五六年仰光「亞洲」三日刊一七六期透露：全中國共有僧尼一百二十多萬人。

（五）部份統計數字：

①杭州一地有寺院五百六十多座，僧尼一千五百六十八人（註十五）。

②西藏「人民代表」阿沛·阿旺晉美於一九六〇年四月九日在北平偽「人民大會」上透露：從一九五九年六月經過所謂「民主改革」；到六〇年全藏仍有寺院二、四六九座，佛教徒十一萬人。

③西康南部有道士寺、盧霍寺、甘孜寺、大金寺等著名黃教喇嘛寺。其中理化的「間寺院就有僧衆八千多人（註十六）。

④雲南傣族「自治州」，一九五七年共有人口二十五萬餘人。佛教徒佔三分之一。當時共有寺院六五二座，僧衆六七〇一人（註十七）。

從上列數字上分析，佛教寺院在三十萬座左右是可靠的。但共匪於一九五七年宣佈只有五萬座左右，減少二十多萬座，這個數字倒和六七十年代（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西曆一二九一）的數字相彷彿。當時在宣政院登記的寺院共為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座（座？）。但到了清康熙年間，全國僅康熙「勅建」的大小寺院就有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二座（註十八）。

這個數字留在本文下節中共摧毀佛教罪行中再細算。僧尼數字，共匪從未透露，請具大智慧的讀者去想想吧！至於佛教徒（包括出家在家四衆）數字，中共稱有一億左右。增多抑或減少，暫不去論；先舉一例作一比較：

去年五月一日臺北出版的「覺世」十日刊一〇八期透露：臺灣全省約有七百多萬佛教徒，佔臺灣全人口一、〇六〇萬人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大陸佛教徒在全人口中所佔比率數不會少於臺灣，那麼，用六億人口計算，該有四億餘人；可是共匪說只有一億左右。紙永遠包不住火的。在此舉出一個旁證，可以找到答案：今年的四月初八浴佛節，北平偽「佛教協會」在廣濟寺也舉行了「浴佛節法會」；據說很「隆重」，但只有二百個佛教徒參加（註十九）。

另一事實：臺北龍山寺於一九五九年秋重修藏事舉行開光典禮時，只一天就有三萬左右人參加禮拜（註二十）。大陸上的「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云云，寧非騙人？

寺院在大陸上「失蹤」，只要細心「找」仍可找到下落的。那就是共匪利用寺院作了辦公室學校倉庫宿舍了（註二十一）。却看下面這首詠詩：

題目：城隍廟（作者孫士南，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共匪「文匯」報）

「城隍廟，城隍廟，「城隍廟，城隍廟，城隍廟裡辦民校。城隍廟上紅旗飄。從前婆婆掛香紙，從前奶奶拜觀音，如今婆婆掛香紙，如今奶奶拜觀音。」

另有一例：「安徽省來安縣，於一九五八年『全民辦科學』時，號召群眾迷信科學不要信鬼神。進而開展『有神無神』大辯論。經過辯論和學科學；人民除了封建迷信和神權觀念。在不太久的時期中，全縣就拆除二千多座土地廟，用這舊材料蓋了幾千個廁所」（註二十二）。

小的佛教寺院規模如與城隍廟、土地廟比較也太多了。但這些「地方官吏」的小「衙門」都拆除或利用了；那麼佛教寺院還用說嗎？

三、「三武」滅法不如「一毛」

中共也知道：「佛教在中國有悠久歷史，曾在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發生過很大的影響。佛教信徒在中國人民中還不少；一部份勞動人民，特別是婦女，向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信仰佛教。佛教在蒙古民族中，尤其是西藏民族中，享有很高的信仰」（註二三）。這說明了佛教在中國人民群眾中有巨大的潛在力量是事實；然則中共既要建立馬列主義於一尊的所謂「新復化」；企圖鞏固它的所謂「新社會」極權統治；處心積慮想把佛教連根拔起徹底消滅，那是必然的。十多年來，中共對佛教迫害的方法和步驟，比其他宗教都來得惡毒和徹底，從宣傳到行動，緊密配合得「多采多姿」。破壞佛教的積極，手段的毒辣；比之「三武」簡直不能同日而語。偽「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成都市偽「佛協」分會副會長劉亞休，於目睹中共消滅佛教的殘酷事實之餘，曾說：「共產黨像饑鬼，看起來不怎麼，咬起來却是狠毒的」（註二四）。

今天大陸上的佛教是怎樣呢？筆者在敘述罪惡中共摧毀佛教之前，先舉出兩個例子。其一：靠攏人士陳銘樞，是佛教徒；很多人都知道這位真居士。他曾寫一本「佛教的新義」小冊子。其中有謂：大陸「佛教徒成爲世人鄙視的階層，廟寺成爲世人鳩毒的指標……全國到處僧徒等於俘虜，寺廟等於匪巢，寺產等於贓物。」他還說：僧徒雖然「從古以來也未造過反」，寺廟也一向是淨修之地；但却遭中共到處「驅逐霸佔，乃至視同惡霸一樣的治罪；不僅宗教自由成爲具文，即生存也無權自決了」。

這本「佛教的新義」小冊子。在「序文」中稱：「何以名它爲新義呢？那直是以唯物觀的觀點，和辯證的方法看佛法而已」（註二五）。這說明這本冊子的內容是利用生搬硬套的手法，妄圖把佛法向馬列主義的觀點，爲那些胡謔的什麼佛法與唯物法則是「殊途共歸」的說法下一註解。其中大部份文字，對中共大捧小反對，譽多過貶。可以說是給

中共統治者拍馬屁；也就是佛教中所說的「攀緣」吧。可惜，陳真如居士這項「交易」無異拍馬屁拍到馬尾巴上去了，結果於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份子」，遭到中共無情的攻擊。正合廣東人的一句俗語：「陸榮廷睇相，唔衰擺來衰！」古德說：「寧將我身入地獄，莫把佛法做人情」。真如居士得到報應了。除應懺悔外，又能怨誰呢？

另一顯明的例子，可從偽「中國佛教協會」機關刊物「現代佛學」月刊在發行數字看，大陸上也沒有幾個人讀敢公開信仰佛教了。該「現代佛學」月刊，是大陸上僅有的一種「欽定」佛教刊物，於一九五四年由偽「佛協」接辦。在一九五六年全年只發四萬三千餘冊，其中還包括「發行到國外，及與國交換」的數字（註二六）。爲作一比較，在此介紹中共另一刊物發行數字。「中國青年半月刊」是一中共青團機關刊物，一九五七上半年，一期就發行一百四十七萬一千餘冊（註二七）。全年二十四期，發行數字可達三千多萬冊。而「共青團」員共有二千餘萬人，只是大陸佛教徒的五分之一左右（中共宣佈爲一億人左右）；同時，中共還出版有多數其他的以青年爲對象的報刊，如中國青年報、共青團機關報共產主義青年報等。還可舉出在自由地區出版的佛教刊物作比較，在臺灣就有十多種佛教刊物，其中的一覺世旬刊，每期發行二千五百多份（註二八）。香港是個有很多洋人和很多其他宗教的殖民地，面積之小和人口之少（三百多萬人）與中國大陸比較，真是九牛和一毛。但香港覺光和尚等幾位法師辦的「香港佛教」月刊，每期平均也都發行二、三千冊。

大陸佛教在中共「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障」下，已瀕臨滅絕邊緣了！認爲怪事嗎？其實，一點也不奇怪。中共的宣傳是煙幕，是陰謀；如相信它的話，結果那就合了北方的一句俗語：「死了連褲子也混不上」。

四、反佛教的宣傳運動

一九二三年蘇俄迫害天主教的時候，列寧曾說：「我們對人民的鴉片煙，作了第一次的總攻擊，這在文化革命工作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十多年來，中共在反對佛教宣傳工作上，除策略運用方面有時轉變一下步驟外，骨子裡是徹底地奉行了列寧的遺教。

在偽政權成立初期的「土改」階段，中共把佛教三寶之一的比丘歸入算命、卜卦等江湖術士之類，同被指爲「迷信職業」者，一樣說成是「以欺騙手段，導人迷信以騙取財物」的。並宣傳說：「過去的和尙，都是長期脫離生產……完全是寄生的」（註二九）。

在中共宣傳僧尼是「迷信職業者」，寺廟是「匪巢」後，僧尼成了「罪人」也孤立了。接着對一般佛教徒，利用列寧指出的「消滅宗教的最好方法；用純粹思想武器，即我們的書刊，我們的言論，用來跟宗教迷霧進行鬥爭」。據說：這就是中共「堅定不移地採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由」（註三十）。中共所支持的「道理」是：「你有信佛的自由，我有宣傳反對佛教的自由」。

中共出版反對宗教書籍，及在報紙刊物上刊登這類文章實在太多了。在一九五六年就出版有「無神論淺說」，及「無神論」等書籍七、八種之多。（註三一）另據一九五六年五月號「學習」月刊三頁上說：中共所有報刊都特別「重視無神論的宣傳」。復強調：「無神論的宣傳，是宣傳工作中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到三月六日這十多天中，就連續登出「神滅論」等三、四篇文章。它在反對佛教宣傳中，有的是譯自蘇聯及印度的文字，更在中國歷史上找個別的反佛人士和言論，摘章取句地來否定佛教。譬如公元四七九年左右，南朝宣都（湖北宜都）的太守名叫范曄；據說這位范太守是個「無神論者」。他堅決反對佛教的哲理；認爲朝廷提倡佛教，主張「生死輪迴和善惡報應」的說法，是

為了鞏固反動統治。其善惡標準完全是根據統治階級的利益來決定的。由於「這些唯物論的基本道理是正確的，因而沉重地打擊了當時的佛教」。中共對這塊一千四百多年前的死骨頭頌揚備至。說他「繼承了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思想，並且對人民有深厚的同情」。若不是范綱在反對佛教理論中「有錯誤的東西」，和馬列思想理論有出入（註三二）；也許毛澤東就把他奉為祖師了；因他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利用他欺騙中國老百姓，比舶來品那幾個驕頭狗腦的大鬍子和老毛子（馬恩列斯）可能更具「說服性」。

俗語說：真金不怕火煉。佛教是科學的，決非中共用漫天謊言的一時宣傳所能扼殺得了的。廣東電白縣於一九五七年間發生一次爭取信仰自由事件。時間延長前後有三個多月（五至七月）捲入「事件」的有電白附近的七個縣共八萬多人。中共說：事件「最後發展到神棍煽動群眾打幹部，包圍鄉政府，公開叫囂要消滅共產黨」。因此，有些共產黨員都帶頭拜神了。

中共不承認它的「信仰自由」是假藥，更不承認它的「無神論」宣傳是白費心機；硬把群眾要求信仰自由的行動，說成是「反革命份子」的陰謀破壞活動。事後，中共只說逮捕了七個「反動頭子」，其實株連受害者不知要多幾百倍呢。

中共借這個題目，大作文章大事宣傳。同年七月十一日在中共指使下，有四百多人衝進廟裡去拆廟和毀像。接着又舉行一個有三千多人參加的「控訴大會」。據說：收到了很大的反迷信作用（註三三）。

有些佛教徒成了中共黨員後，表面上裝成一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神氣，骨子裡不但信仰佛菩薩，還有的「怕鬼」呢！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在一九五六年召開的「八大」會議上曾經說：「我們共產黨員是唯物主義者，不信仰任何宗教」。這一欺人之談，終在一九五八年十月「民族團結」刊物上揭開了真像。該刊稱：「在有些少數民族

當中，有少數共產黨員還保有宗教信仰；他們說宗教信仰自由是黨政策，人民可以有宗教信仰自由，當然共產黨員也同樣有信仰自由」。少數民族中，除西北有一部份回教徒外，多是佛教徒。他們對「宗教信仰自由」的解釋是對的，但被中共指為有「糊塗觀念」同時指出：「每一個共產黨員，都不能享有這種自由，因為共產黨員和宗教的宇宙觀念是對立的」。接着強調：「應該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迅速清除那些與我們相對立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以後，仍然可以成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成為一個好黨員。」

本來，中共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就曾經開始在大陸上全面地開展批判唯心主義運動。到翌年三月各地共幹都舉行了「宣傳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演講會」一類的宣傳批判集會。僅平津等八個城市就有七十多萬人參加這一活動。（註三四）

中共在反對佛教宣傳運動中，為收到效果，在人民群眾中的宣傳工作是與行動相結合來進行的。這正是蘇俄行之有年的「先進經驗」。俄共十三屆黨代表大會上曾決定：「國內的反宗教宣傳，應專從農民接觸的自然現象，作唯物的解釋。如雨、旱災和肥料作用等解釋，都是反宗教宣傳的最好方法」。中共在反佛教宣傳中，曾在農村「搭播臺」；有計劃有步驟地破除「迷信論」。更結合抗旱和積肥等等運動，編相聲和「話劇劇」等「改造龍王」，「打爛菩薩」；來破除農民相信冥冥中有主宰的想法（註三五）。湖北江陵農民鄧世海，供養一尊菩薩已多年；在一九五八年仍是焚香禮拜，因稱稱為「迷信大王」。同年八月在農村「改革工具運動」中，農民們紛紛進行「四獻」：「獻物資、獻資金……」。鄧世海被迫把菩薩也獻出了。中共把神化成三十多斤銅。貴州普定縣魏旗鄉，有一個合作社共一百五十多戶；到一九五八年還是家家供佛。

中共於宣傳「無神無佛」同時，還組織一些青年人，首先和他們算一筆賬：「每戶一年光是買香燭等要化八元錢，全社就要用一千二百元」。認為，這

是「冤枉錢」。接着再通過「有沒有菩薩的辯論」；青年人都「覺悟」了。首先在自己家裡動手，然後再勸人家；幾天時間中，經過反對佛教的會議宣傳和「倡議」，僅（法器）就收回三百九十個（註三六）。

在「一本」破除迷信的書中對所有佛菩薩及神鬼等，都用唯物觀點和通俗的文字作了否定。書中還透露：在建立「人民公社」後，各地農民聽了「無神論」啓發破除了迷信；聽黨的話，墳墓種莊稼；把很多的廟宇都改修了作為校舍和辦公地方（同前註二十一）。更為「缺德帶冒煙」的措施要算下例：「廣東潮州汕頭兩地地區的墳墓，自（一九五八年）元旦到清明共發掘一百多萬座，在黨的領導下完成。棺木質堅者改作車輪木橋，石碑收去築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把這種行為說是「目的在提高無神論的思想」。

在中共書刊中，把宗教迷信的落後說得十分清楚。雖然是強詞奪理，但在它的淫威下，如果敢於公開信仰宗教，祇足以說明這個人是迷信，是落後了。

五、銷毀佛教文化遺產

十多年來，中共對佛教寺院、佛塔佛像及有歷史價值的佛經，幾乎銷毀殆盡。譬如浙江龍泉縣，「為了修建城區街道」；竟拆毀建於北宋時代的崇因寺雙塔，和建於五代的金沙寺塔。與拆毀了這三座有千年以上歷史的佛塔同時，並將「唐宋寫經、木刻經卷及唐宋彩色佛像約百多卷」焚毀。此一批經卷及佛像，與敦煌所藏的經卷繪畫有同樣價值。拋開佛教立場，就歷史文物視之，似乎也不該在「破除迷信」藉口下予以破壞（註三七）。

北平西長安街慶壽寺雙塔，於一九五五年，在拓寬西長安街藉口下，將此七、八百年的雙塔拆毀。此外，河北省正定的廣惠寺華塔，為金代建造，也予拆毀。河北寶坻廣濟寺三大士殿，被中共拆毀後，將木材作鋪橋之用了。「察哈爾省大同的下華嚴寺海慈殿，為遼代所建築，被下坡寺小學校長拆

毀。用木材另建一小屋。殿中色彩鮮明的藻井，也被一塊塊拆下了「寶篋」(註三八)。

一九五九年西藏同胞憤起發生護教流血反共革命後；西藏境內所有喇嘛寺及佛像、經典等遭到比前更為徹底的破壞。在二十二國亞非西藏問題會議中一位委員指稱：「佛像的頭被砍掉以後，作桌椅用，經典書頁用作衛生紙」(註三九)。

中共於一九五八年間，曾在大陸上對「神權觀念」來一次徹底「大掃除」。在第一次運動中，除部份作為裝飾門面的古寺外，大部份寺院能利用的就改修利用，否則概予拆毀。從資料上分析，到了五八年，大陸上所剩的廟寺均是些破舊不能利用或是供神(非佛教)的小廟了。但中共也不放過。如山西長子縣鮑店鄉小學校，為了教育兒童「愛祖國，愛家鄉」，修建一所「鄉土博物館」；為解決館址問題，修整了「一座破舊的古廟大殿作為館址」(註四〇)。廣州市三元里古廟改建為「抗英開爭紀念館」。華陀廟(廣州市東華市場)改建成圖書館(註四一)。

大陸各地寺院及佛教團體，佛教出版機構，存有無量無數的經典。在一九五〇年中共召開「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後，曾發出一項，肅清資本主義社會及反動思想及封建思想出版物的指示。此一指示下達後「佛經大部份被焚毀和切毀(作造紙原料)」。存於佛教出版機構中的佛經，近年也都成為中共所有，設法在消滅。在一九五三年，上海一地還有佛學書局、大法輪書局、大雄書局和弘化社等出版機構。後經中共通過「公私合營」，合併成「上海佛教書店」(在普陀區江寧路九九九號)。控制於中共手中後，根據「出版界要為工農兵和政教服務」的方針，自然停止再印佛經。但有的佛經和其他屬於佛教方面的出版物，曾印成「目錄」在海外散發(如香港)徵求購者。近半年來，中共將大批佛經運來香港，託由中環集古齋包銷。筆者曾去集古齋參觀，數量很多，價錢也很貴。想像中共又可套取巨額外匯。這真是「一舉兩得」：既有助

於消滅佛教，更可增加財政收入！

中共在大陸上把佛像分別變成金屬、木料或肥料。但另一方面，把佛像當作商品出口。香港九龍的幾家中共經營的「國貨公司」；擺有很多銅、磁和木質的佛像、觀音菩薩彌勒菩薩以及十八羅漢等佛像。

這是矛盾，但這個矛盾對中共是有利的。還有一個矛盾呢！那就是中共還修繕了部份佛寺。如蘇州報恩寺、上海龍華寺、靜安寺、和杭州靈隱寺、山西交城玄中寺、河南嵩山少林寺、廣東曹溪南華寺、浙江天台國清寺、西安大慈恩寺等(同前註二十六第三三頁)。據說：到一九五七年末，中共在大陸上已修繕大小寺院幾百座(註四二)。近二、三年來，也修繕幾座古寺，如廣東高要縣的大覺寺，慶雲寺等(註四三)。另外還有北平雍和宮、南京盧寺、揚州高旻寺等。中共強調一點，是「由政府撥款修繕的」。但這又有不盡不實的漏洞了。當一五五六年重修曹溪南華寺時，該寺向香港佛教界人士，發來大批募款購買金箔的信。此間西樂園寺住持，就曾匯出巨款匯去支援。另外，中共既撥款重修揚州高旻寺，表示一番對佛教的「尊重」；可是却讓高旻寺內的出家人捱餓，數年來高旻寺不斷地向香港佛教界來函；哀哀上告，募化齋糧。

其實中共重修古寺名利，一方面是當作古蹟加以保護；主要的還是為了對外統戰。譬如杭州靈隱寺，七八年來，國際間一些名丑有很多人去參觀過。如印度尼赫魯、緬甸宇努、印尼蘇嘉諾、柬埔寨的施亞努王子、和老撾的富馬親王等都去過。修繕古寺為了對外統戰最顯著的例子要屬山西交城玄中寺。該寺是中國著名淨土古道場。自北魏曇鸞大師開山，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日本佛教最大宗派的「淨土宗」和「真言宗」即導源於此。中共為了對日本佛教界統戰，曾支出大額款項重修。於修復後，首先在日文「人民中國」上發表。日本淨土宗佛教徒，聞悉他們發祥地的玄中寺修復之餘，為報答曇鸞大師的法恩，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曾在東

京「東寺」舉行紀念法會(註四四)。數年來，日本和中共間常有所謂「佛教文化交流」活動，互相訪問多次。在日本的京都、岡山等成立有「日中(共)佛教研究會」、「日中(共)佛教交流親和會」等團體。這些親共的日本佛教團體，選於一九五七年三月共同創辦了「日中佛教」刊物。該刊創刊號上，就刊有偽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趙樸初的一篇文章(同前註四四第三〇頁)。趙樸初是破壞中國佛教的首要罪人。可以說他是「教奸」。本文下段當再詳為介紹這個滔天罪人。

重修古寺名利，中共拿來當作重點宣傳。可是，其數字和被它拆毀的寺院數字比較，恐怕連萬分之一也不足。「三武」在滅法上與「一毛」比較，也該是瞠乎其後而「看今朝」了。唐武宗當年摧毀佛教時，拆廟工作就不如毛澤東徹底。他在長安右街留有西明、莊嚴二寺，在左街留有慈恩、薦福二寺。而以毛澤東為首的這個王朝，就不這麼客氣了。東北遼寧南部約百八十里處，有座風景優美的千山。山中佛教寺院數十座，於一九四八年林彪匪部侵佔該地後，利用民伕「擔架隊」，幾天時間都給燒了。

中共政權，拆廟毀像和焚經，企圖在大陸上徹底消滅有形的精神象徵，和無形的在人心中的佛教信仰。但同時也在大陸上，中共却通過暴力和宣傳(倒像一手持劍，一手持經)：更加一份高明過江湖術若干倍的欺騙神話；又造成了一種新宗教，雖是「不可說」，但存在是事實。

大陸各地興建大批冠以「烈士」二字的紀念塔、碑、亭、園。青年、兒童經常有組織地去「謁拜」。這與新教堂何異。

毛澤東的著作就是「經典」。一九五八年以來，自上領導階級的共幹，下至「掃盲識字」的農工群眾，無不當做正常「功課」、「精進」用功。也真是神乎其神；若是把毛記「經典」研究透澈；遇事作「如是我聞」地引用旁證，不但可消災延壽，名利雙收；更可升官發財，受人恭維。這類共幹才真

是「迷信職業者」呢！

毛澤東是新宗教在中國大陸的開山祖師；他是「太陽」，是「明燈」；相信他可無中生有，逢凶化吉。真是「活神仙」的爸爸，比「活神仙」還大一輩。抄寫一首刊於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上海「文匯報」上的所謂「新民歌」來結束這段文章吧：

「毛主席指江山長樹，
毛主席指河河水清；
毛主席地圖上劃條線，
鐵路公路齊出現」。

六、中共統戰工具偽佛教協會

偽「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其成立以前的數年中，大陸佛教經過中共殘酷的摧殘和迫害；把大陸佛教的一切，從物質到精神，從有形到無形；幾乎推到了消滅淨盡的地步。

中共血洗大陸佛教的罪惡，它不但不承認；反而却把佛教說成是一無是處。中共不消滅佛教是馬列主義必行的步驟，却誣毀佛教徒皆由自取。中共就用這類的「道理」，來打通佛教徒的思想，以偽成立偽「佛教協會」鋪平道路。

陳銘樞曾寫一篇「佛教徒當前的任務與願望」文章。公佈後曾發動各地佛教徒討論和學習。文章中說：「學佛並無別事只是追求真理。……但法久弊生，佛教漸漸成了糊塗思想」。所以他在文中主張「坦白的懺悔和承認；佛教徒有許多人已很早變成魔教徒了」。

佛教中是有缺點，但因佛教不違背科學，教理也就是科學，所以大體上是好的；決不能一筆予以抹煞。在中共統治之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對「糊塗思想」加以改造豈不是名正言順？殺害「魔教徒」不僅不是罪過簡直應說是「功德」！惟事實却不是這樣。可見中共統治者之用心可誅；被利用者如陳銘樞之流更見其卑鄙可恥而已。

陳銘樞在文章中還牽強附會地說：「僧人生活」很合社會主義集體生產、平均分配的原則」。說佛

陀的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就是「打通思想」。更胡謔八扯「說唯佛哲學處處都是禪機，處處有佛說法。如此領會，便可觸機會通，亦切實用，而新佛教必可提前走入康莊大道」。

文中復強調：「團結宗教界共同革新，在新社會建立新宗教」（註四六）。

陳銘樞的文章說明大陸上的佛教已經被迫變質，更說明必須進一步變為符合「新社會」要求的「新佛教」。為了建立「新佛教」，乃有偽「中國佛教協會」的產生。這個團體在中共統戰機構指使下，「使他們團結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之內」，作為中共的御用工具。並且是經過了計劃，有步驟的安排，才組成了這一團體（註四七）。本來，在一九五〇年夏季，喜饒嘉錯、巨贊、趙樸初和李濟深等人，曾在北平集會發起籌組全國「性佛教團體」。據說：當時「因時節因緣沒有成熟未能實現」。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趙樸初復根據同年五月十三日偽「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宗教事務組」座談結果，提出虛雲、來果、圓瑛等十八位高僧名單，作為籌組全國「性佛教團體」代表。但被中共認為沒有充份準備又告中止（註四八）。

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共認為有此需要，才准許成立偽「中國佛教協會」。首先在北平廣濟寺召開一次佛教界人士會議。會上通過一項「中國佛教協會發起書」。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曾對該「發起書」加以說明，指出：「三年來，全國各項偉大的人民運動，都獲得了輝煌的成就。各地佛教人士，也都參加了運動。在佛教界初步劃清了敵我界線，這是很好的現象。值此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之際，希望愛國的佛教徒團結起來，繼續劃清敵我界線，與全國人民結成牢固地統一戰線」。

與會的佛教界人士，繼李維漢的「說明」一致主張「與全國人民結成牢固的愛國統一戰線，為熱愛祖國和保衛世界和平而努力」。復強調「要在思想上、行動上，繼續分清敵我」（同前註四七）。出席這一會議的代表共一百二十人。經過代表

們有組織、有領導的「反覆醞釀和充分協商」；確定了偽「中國佛教協會」成立的「宗旨」：「團結全國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參加愛護祖國及保衛世界和平運動；並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當時選出了偽「佛協」的領導人：

「名譽會員」四人：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虛雲老和尚（一九五五年十月在江西圓寂）和查干葛根（內蒙大喇嘛，業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圓寂）。

「會長」：圓瑛和尚（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圓寂）。

第一「副會長」：喜饒嘉錯（現任「會長」）。

第二「副會長」兼「秘書長」：趙樸初

「副秘書長」三人：巨贊、周叔迦、郭朋（註四九）。

上例偽「佛教協會」的「領導人」表面上是由「選舉產生」的；但選舉過程是由中共統戰部和偽中央人民政府宗教管理機關的「負責同志，報告選舉辦法，然後醞釀，討論，而選舉出來的」（註五〇）。這幕由中共牽線表演的傀儡戲，在人事安排上大有文章，留待下節分析喜饒嘉錯、巨贊和趙樸初等人時再為詳述。在此繼續談偽「佛教協會」。

偽「佛教協會」包括漢、藏、巴利三個語言系統十一個民族的佛教徒代表人物。其中，漢語系包括漢滿兩族佛教徒。藏語系，包括藏蒙、土、裕固等民族中的佛教徒。巴利語系，主要的是傣族等小乘佛教徒（註五一）。

該會會址設於北平廣濟寺。會內共有三四十人在內辦公。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在北平法源寺成立一所「中國佛學院」。作為偽「佛教協會」附屬的訓練僧伽學府。一九五七年先後由大陸各地抽調年青比丘、沙彌共一百一十五人，分甲乙兩班學習。中共確說：他們「畢業後有的專門作弘揚佛法和研究教理的工作，有的到各地去主持佛教

團體」(同前註五一)。事實上,却是在「培養熱愛祖國擁護和平的人才」的宗旨下(註五二);造就「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和尚」。

偽「佛教協會」出版一種機關刊物「現代佛學」月刊。另外,於一五五七年進行編輯「中國佛教百科全書」。共聘有二十、三十個「學者」從事編寫,並翻譯成英文。當時預定五年成就(同前註五一)。

偽「佛教協會」在名義上是一「人民團體」。實際上却是所謂「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一個成員,在統戰部安排下進行工作。該會每屆年初照例舉行「會務會議」。會議上決定一年的工作計劃。如學習計劃、生產計劃、和修訂「愛國公約」內容以及佈置對國外活動等等,都作了安排(註五三)。

偽「佛協」對佛教本身,無論是維護宗教的存,或爭取信仰的自由;不但不起絲毫作用,相反地,却像那「不是此一團體應作的事」。譬如:一九五七年三月,偽「佛協」曾在北平召開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出席代表共有二百六十五人,在歷時六天的會議中,發言者只有七十八人,不足代表全額三分之一。同時在這七十八人中,口頭發言者只有三十八人,其餘為「書面發言」。發言內容,可為歸納三句話。一、歌頌共產黨保護宗教有信仰自由的偉大。二、擁護「人民政府」和共產黨的一切政策。三、一致爭取學習改造,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其發言之短,更顯露奇觀,有的只說一句話,全文不過十四五個字。相反地,認真分析可謂與佛教本身根本是風馬牛。如偽「佛協」副會長兼秘書長趙樸初的「工作報告」,偽「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薩空了的「時事報告」,和偽「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何成湘的「宗教政策報告」等,幾乎佔去了會程的大部份時間。

會議上的「決議」,是號召全「國」佛教徒「提高愛國主義覺悟,有計劃的學習時事政策」。另一值得注意的事,是在這次會議中修改了「

會章」。在「會章」十一條中規定:可在大陸各地省(市或自治區)設立偽「佛協」分會。據說:過去「各地佛教徒,對於時代認識不夠,有很多地方存在混亂現象」;所以,沒有設立分會(同前註五二)。

一九五三年在北平成立偽「佛協」總會,是因「佛教界初步劃清了敵我界線」才獲准成立。此次會議後,又准許各省一律成立分會,當然是因為對時代認識清楚了,並也沒有了「混亂現象」。其實,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八、九年中,中共已在各地把佛教摧殘得只剩了一個空殼,存在的,無非是極少數的老僧老尼而已。設立分會那只是進一步控制佛教加強改造的措施。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一日,山西省偽「佛協」分會正式成立。成立前,曾由中共山西省偽統戰部和山西省偽「人民政府」宗教事務局主持下召開一次會議。在歷時二十一天的會議中,主要的是作了下列各項活動:

(一)各代表認真學習討論了「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和「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二)聽取並討論了中共山西省偽統戰部副部長吳雲夫「關於目前時事的報告」;和偽省「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局局長馮瑞如「關於正確貫徹執行宗教政策的報告」。

(三)聽取並討論了偽省「政協」人士「關於反右鬥爭的報告」。

出席代表,於學習「文件」、聽取和討論「報告」之後;關於佛教問題根本沒有提及;但却「一致認為在目前反擊右派份子鬥爭中,佛教徒要參加,並要和右派份子劃清界線」。並一致「堅決擁護黨、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發揮愛國主義精神,繼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註五四)。

他如吉林市、洛陽市等地,於成立偽「佛協」分會前後,不是「一致主張反擊右派份子」;就是

強調「學習」和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註五五)。

七、偽「中國佛教協會」領導人士的安排

偽「佛協」成立前,中共頗有意推舉虛雲老和尚為會長。因虛老德高望重,無論在大陸上或在海外,均有其巨大的影響力。虛雲老出家八十多年中,先後興修大小廟宇數十座。四眾弟子得戒者一萬多人,皈依者十萬萬人。中共當然知道他是當代禪宗泰斗,但在「一九五一年春,當虛老在福建乳源雲門禪寺傳戒時,中共曾企圖利用「擒賊先擒王」手法,發動一百多個幹部,包圍雲門寺約三個月。在這期間對虛老屢施毒打。肋骨打斷,五臟流血。想把老人家置於死地,而消滅了佛教徒的現生精神領袖。但是他們失敗了。

當偽「佛協」籌備階段,中共通過李濟深等人,仍想利用老人。曾電催四次請老人北上。老人拍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為了抑止中共對佛教的繼續迫害,乃於一九五二年九月到達北平。嗣偽「佛協」成立,老人除要求停止滅教活動外,拒絕了中共的要求而出任會長,因此中共在「名譽會長」中把老人列入,另推舉圓瑛和尚為會長。圓瑛和尚亦頗有影響力,但比之虛老實不能同日而語。圓瑛和尚,先後住持國內十大名剎,並曾歷任全國佛教團體主持人。復曾屢赴南洋各地弘法,收皈依弟子三千多人。一九五三年六月圓瑛和尚出任偽「佛協」會長時,已在病中,中共這樣的安排,只是一種手段而已。

圓老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起患病,三月進入上海宏仁醫院療養。出任偽「佛協」會長前的五月十六日病已轉重,九月十九日示化於寧波天童寺(註五六)。

中共的用意,是安排幾位有聲望的高僧在偽「佛協」領導人中,俾可裝點門面,收到統戰工作上的效用。在實際上,喜饒嘉錯,趙樸初和巨贊等人去負責任。

茲將喜饒嘉錯和巨贊這個人介紹如下：

(一) 亦官亦僧的喜饒嘉錯。

喜饒嘉錯喇嘛，青海循化縣藏族人。一八八四年生，今年七十七歲。二十一歲到拉薩研究佛教，五十三歲被西藏當局認為「親漢」驅離藏境（註五七）。離藏回青海，駐錫於古雷寺（註五八）。

大陸上共有少數民族三千五百餘萬人，其中佛教徒約有四百多萬人。而漢族地區佛教徒遠比少數民族中為多；同時也有很多高僧大德。無論在教理研究上，自身修持上，均非喜饒嘉錯可比。譬如：趙樸初於一九五一年五月為籌組全「國」佛教團體，當時：「內務部」提出的十八位有代表性的高僧名單中，就沒有喜饒嘉錯（同前註四八）。但喜饒嘉錯能由偽「佛教協會」副會長而代理會長（一九五三年十月），繼於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三十日偽「佛協」第二次理事會議席上而被推選為「會長」（同前註四九），實有幾種因素。簡而言之，亦即是中共看他有其利用價值。

其一、一九四九年中共控制西北後，一面優待寄寓青海的班禪；另一方面委喜饒嘉錯為青海省「副主席」企圖利用他作為對待西藏達賴喇嘛的另一張王牌。中共認為：班禪達賴都是青海人。與喜饒嘉錯在信仰上、民族情感上和鄉土觀念等等，利用他向西藏招降是最好的人選。一九五〇上半年，中共就授意他致電西藏達賴。電稱：「現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決對愛護少數民族，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西藏解放以後，政府一定照共同綱領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實行區域自治……望我西藏同胞快快起來，努力爭取和平解放。迅速派遣全權代表赴京進行和平協商」（註五九）。

其二、大陸上漢族佛教徒，因沒有堅強的組織；所以，經過中共幾年的殘酷迫害，無形中在中共的淫威下形同徹底瓦解。但在少數民族中的佛教徒，却一再掀起抗暴鬥爭。這又是一件大可利用喜饒嘉錯之處。青海省西寧東南三百華里光化區，居有

八千餘藏胞。從一九五〇年起，在藏人項謙領導下，不斷襲擊共軍。中共企圖以利誘手段平復，從一九五一年九月到五二年四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會「先後派遣專人前往說服項謙，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饒嘉錯……等藏族知名人士，會親自前往誠懇勸導」（註六〇）。

一九五八年二月，偽「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汪鋒，在偽「全國人代會」上發言中指出：「少數民族宗教界違反愛國守法準則的壞人壞事是不少的」。一九五九年西藏又抗暴鬥爭，亦即被中共誣指為「叛亂」的事件。這些事件的不斷發生，中共對喜饒嘉錯當然還不到卸磨殺驢的地步。

且看看喜饒嘉錯喇嘛的官銜：

①一九四五到五〇年，出任偽「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該會「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另兼青海省偽「人民政府」副主席（註六一）。

②一九五二年，偽「西北軍政委員會」增設「政治法律委員會」，喜饒嘉錯兼一委員（註六二）。

③一九五三年一月，偽「西北軍政委員會」改稱「西北行政委員會」。由該會所屬「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升任「副主任委員」，他職照舊（註六三）。

④一九五四年八月，當選青海省偽「人民代表」。同年九月二十八日又被派為偽「全國人代會」下「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註六四）。同年十二月，又任二屆偽「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註六五）。

⑤一九五五年一月，當選為偽青海省「副省長」。五八年七月連選連任（註六六）。

⑥一九五六年二月，出任「中國亞洲團結委員會」委員。

⑦一九五七年六月，被任為偽「國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註六七）。

⑧一九五八年七月，復出任「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全國委員（註六八）。

喜饒嘉錯擁有中共政權的紗帽一打以上。當然他早已用馬列主義「武裝的頭腦」；死心塌地地「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了。下邊摘錄部份資料，看看喜饒嘉錯到底是中共的御用工具？還是一個佛教徒？

一九五五年，中共搞「亞洲國家會議」，喜饒嘉錯在「人民日報」上以「不損惱有情」為題，大力頌揚中共的國際統戰戰把戲。其實，就一個人的常識與慈悲判斷；今日損惱有情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共政權。

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風」的「鳴放」階段；大陸各階層人士紛紛對中共政權展開合理的攻擊。喜饒嘉錯却在「一屆」全國人代會「第四次會議」上為中共辯護。他反對批評中共，說中共的「整風」正是「過而能改，是謂聖人」。他還說：「佛陀教導我們：『勿揚己之善，勿隱己之過；當揚人之善，勿揚人之過；父母等有過，恩大故不說。』」（註六九）中共是「聖人」又是「父母」。出自一個喇嘛之口，阿彌陀佛！紅朝中的郭沫若對瀟灑拍馬功夫已入化境，但喜饒嘉錯却有後來居上之勢！

喜饒嘉錯這十多年來，只有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偽「全國人代會」上發言中替西藏說過兩句還近於出自佛教徒之口的話。他說：中共在藏推行農牧合作化，引起了與喇嘛間的矛盾。他對喇嘛來源斷絕表示關心，復指出中共在西藏沒收了供佛的法器（註七〇）。可是，會幾何時，他却在五七年三月偽佛協舉行的「全國代表會」議後的閉幕詞中，反對各地寺院「傳戒」（同前註五二）。不「傳戒」就是僧伽來源的斷絕。事隔數月，論調竟迥乎不同。大概是「進了一大步」吧？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達賴喇嘛在印度發表聲明後，他不僅擁護中共「平定西藏叛亂」，復勸導達賴喇嘛說：「切不可脫離祖國，喪失人民的信任。我謹遙寄哈達一張，切望堅持祖國統一團結的愛國立場，不為反動集團所動搖，努力擺脫挾持回到祖國」。

他繼說：「我和許多佛教界人士參加了國家各級政權的領導工作，對所有一切宗教者的政治權利毫不歧視」。接着稱頌他「敬愛的黨和毛主席」說：「真是功德無量！這是中外佛教史上以護法聞名的梁武帝和印度無憂王所無法比擬的」（註七一）。該殺的無恥教奸，死了不下無間地獄才怪！

西藏革命事件爆發後，曾引起大陸各地佛教界的波動。因此，喜饒嘉錯會到各地「觀察」三個月。到處宣傳：「不消滅佛教，住持佛教的人不能成佛」。一九六〇年四月他復在「全國人代會」上以「中國佛教的新氣象」為題發言中，竟大膽的出賣了佛教的所有。他創造出「依黨不依教」的主張；強調「放棄佛教主張，絕對從服黨的政策」（註七二）。

（二）「紅色和尚」巨贊

巨贊出家前在大夏大學讀書時，已經對共產主義發生興趣。因此被學校當局開除。當時，不知他是否因為受了刺激而有所領悟，感到塵世無常才寄身空門；或是表面上成了僧伽而「披著宗教的外衣」掩護他紅色間諜的身份。這只有他自己知道。不過就他日後的所作所為，當以後者的身份為可靠。三十年來，他雖然日夕在佛教環境中生活，並曾受學於佛學權威歐陽竟無之門，但並沒有使他的思想有所轉變；相反地，却對共產主義一往情深，一九四九年他曾在香港跑馬地一間佛堂掛牌：當中共為政權開闢前夕，他和他李濟深等「民主人士」擁擠北上。行前，曾游說香港的幾位法師和陳靜濤居士。紅色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當然得到的是拒絕搶白和教訓。可是他却沒有由於得到真實的勸告而有所懺悔。反之，却死心塌地依附魔鬼一樣的中共政權，為中共作工具當消滅佛教的幫兇。

一九四九年中共召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他和趙樸初代表佛教界參加會議。一九五一年，巨贊在上海對改造佛教徒工作，進行得十分積極。在五一年六月在「上海宗教人士集會」上，會由他報告參加上海郊區的「土改感想」。「土改」是

劃階級定成份在分清「界線」後，對所謂地主富農進行殘酷的流血鬥爭和清算。巨贊如果真是一個僧伽，還有一點慈悲心腸和平等觀念；他不該對這種製造仇恨，殘酷屠殺的血腥暴行，加以歌頌。也就在這次集會上，他是倡導者之一；當時決定：「作到每個教堂、寺院都訂立檢查愛國公約，並將愛國公約張貼於顯明之處」。復號召響應「抗美援朝，全力捐獻飛機大炮」（註七三）。

這位「紅色和尚」的行徑，簡直沒有絲毫佛弟子的氣味了！他曾經主張把佛教「生產化」和「學術化」。也就是；在中共統治下的佛教徒，應該「一面學習新知識，把馬列主義的科學精神和方法，做為建設新佛教的準繩」（註七四）。

把佛教和馬列主義混為一談，是何等愚癡？英哲羅素在「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與實際」一書中說：「布爾什維克主義非但是一種政治理論，而且變成了一種宗教；有供它引伸的教條，以及傳佈的經典」。所謂把馬列主義「做為建設新佛教的準繩」的說法；明白一點說，那就是本文前述的毛澤東成了「新教主」，他的「選集」權充三藏十二部。一九五七年三月，巨贊在偽「政協」二屆全體會議上，以「更好的發揚優良文化傳統」為題目的發言中他開頭就說：「自從學習了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我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文件之後；這幾天又聽到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周總理的報告；我個人覺得，人類文化將展開更為燦爛的一頁」。

連「老大哥」的「文件」都學習了來，莫非說出家修行的目的是「畜牲道」（蘇聯人異於畜牲者只是少兩條腿和一根尾巴。日本投降後在東北的獸行即一證明）？不過，巨贊大師仍具「大智慧」；據他觀察，在馬列主義定我一尊的大陸上，「人類思潮大體上有逐漸趨向於一致的可能」。大陸佛教的前途，一語道破！

（三）滅佛首惡趙樸初
趙樸初是偽「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表

面上是第二號領導。惟喜饒嘉錯雖是會長，「會章」第三條上也規定有「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會務」（同前註五二）。然而實際控制偽「佛教協會」的却是趙樸初。所有偽佛教協會的大小會議，作「工作報告」或重要發言的都是他。因此，他對佛教也作下滔天罪行。

趙是安徽人，五十多歲年紀。「今日大陸」主編何雨文兄滯港時，曾與筆者說過他。據說，此人一向在上海辦「慈善事業」。這就難怪他是個壞得透頂的傢伙了。若摸清他的「行狀」，可看「官場現形記」中描繪的那些過去上海的「大善人」。

另據「中國佛教的厄運」一書中介紹此人說，過去當圓瑛和尚主持上海「中國佛教會」時期，在上海淨業社辦公。趙樸初亦適居該址。因而常與圓瑛和尚以及會中同仁見面。這樣，他對佛教界的情況摸清了。大概就靠這份「本錢」，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召開首次偽「政協」他以佛教界代表資格參加後，十多年來飛黃騰達，身兼數要職。除了偽「佛教協會」職銜外，復兼任：

- ①偽「全國人代大會」安徽省代表。
- ②偽「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兼宗教組副組長。
- ③中共「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
- ④中（共）印（度）「友好協會」理事。（註七五）
- ⑤中（共）緬「友好協會」副會長（註七六）

十多年來，趙樸初參加中共派出的「佛教代表團」，先後訪問過日本、錫蘭、緬甸、印度、柬埔寨和尼泊爾等國。此外，復曾到埃及出席「亞非團結大會」（註七八），和到日本數次參加「禁止氫彈大會」一類的國際統戰活動。今年三月，又以中共「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代表身份，到印度新德里參加會議。當印度政府科學文化部長卡比爾在「泰戈爾和平節新德里委員會」舉辦的泰戈爾一百周年紀念會上，指責中共說：「泰戈爾生前熱愛中

國，但要是他今天還活着，看到中國在西藏鎮壓個人自由，看到中國侵略印度，他一定會譴責中國的。

趙樸初當場對卡比爾的話予以「駁斥」。認為是「無理的攻擊和誹謗」，是「干涉中國內政」，是「破壞中印友誼」。至於西藏問題，趙說：「那些少數叛亂份子作惡多端，背叛祖國，背叛人民」。發言後，趙與中共代表退出會場（註七九）。

趙樸初已成為中共對外統戰一個有分量的幹部。譬如，一九六〇年八月，中共派一以劉寧一為首的代表團，到日本出席「第六屆禁止原子彈氫彈和爭取全國裁軍世界大會」。趙為副團長（註八〇）。固然，派趙為副團長是統戰上的需要；但以全「國工會領袖、中共中委的劉寧一為團長，趙為副團長；可見他已爬進中共高層領導階層的圈子。

趙樸初的文章和詩詞，不斷刊載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北平「大公報」上。這在極權政體下，是極為值得重視的事。可能是，他根本就是共產黨員。今天，他在統戰部的領導下，「披着宗教的外衣」替中共搞統戰工作。

一九五七年三月，趙樸初在偽「政協」二屆全體會議上，他以「止惡行善，離苦得樂」為題作了發言。他首先念了一首詩。詩中他驢唇不對馬咀地把釋迦牟尼佛和「鑼鼓喧天，送走了資本主義」連結在一起！

按着他引用佛經，加以曲解。他說，佛經上「無有疲厭為衆生供給使」，就是替共產黨、「人民政府」和人民服務。他還把血腥、恐怖、饑饉的中國大陸說成是「人間淨土」。據稱：「我們讚嘆我們國家在保衛人民事業，肅清反革命份子運動中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這一切的努力和成就，在佛教徒看來，正是『人間淨土』的逐步實現」。

趙說他的發言是以「一個佛教徒的身份」說出的。其實又何止是個「佛教徒」，且「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呢！只「人間淨土」這一解釋，相信，歷代證果的高僧大德也沒有這樣的無礙辯才！

附註：

- (一) 一九五七年北平三聯書店「科學和宗教論心理現象」一書一頁，七二頁
- (二)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 (三)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紅旗」半月刊三〇頁
- (四) 一九五〇年八月八日香港大公報
- (五)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香港大公報
- (六) 一九五〇年十月號上海「覺有情」月刊二一頁
- (七) 一九五一年二月號上海「覺有情」月刊二三頁
- (八)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北京日報」
- (九)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 (一〇)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報」
- (一一)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 (一二)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北平「現代佛學」月刊一〇頁
- (一三) 一九五六紐約出版「THE PATH of BUDDHA」一書二四頁
- (一四) 一九五七年八月號「現代佛學」月刊四頁
- (一五) 一九五二年十月號上海「覺有情」月刊一頁
- (一六) 一九五一年七月上海「覺有情」月刊九頁
- (一七) 一九五七年五月號「現代佛學」月刊一一頁
- (一八) 一九四六年東京法藏館出版道端良秀著「中國佛教史」一書二，三頁，二六三頁
- (一九)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香港文匯報
- (二〇)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臺北「覺世」十日刊八八期
- (二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報」
- (二二) 一九六〇年三期「紅旗」半月刊三〇頁，三頁
- (二三) 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香港大公報
- (二四) 一九五七年九月號「現代佛學」月刊二五頁
- (二五)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三日上海「文匯報」
- (二六) 一九五七年五月號「現代佛學」月刊六頁
- (二七)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國青年」半月刊一頁
- (二八) 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臺北「覺世」十日刊
- (二九)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日香港大公報
- (三〇) 一九五八年第十期北平「民族團結」月刊九頁
- (三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平「光明日報」
- (三二)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北平「中國青年報」
- (三三) 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報」
- (三四) 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冊」(北平「大公報」出版)五五二頁
- (三五)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北平「人日報」及同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報」
- (三六)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人民日報」
- (三七)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同上」
- (三八) 一九五五年二卷三期北平「新華日報」
- (三九)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日美聯社電訊
- (四〇)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北平「中國青年報」
- (四一)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香港文匯報
- (四二) 一九五八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光輝的十年」一書一七七頁
- (四三)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香港新晚報
- (四四) 一九五七年三月號「現代佛學」月刊一頁
- (四五) 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香港文匯報
- (四六) 五十二年五月七日香港大公報
- (四七) 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新聞日報」
- (四八) 五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國青年報」
- (四九) 五十六年一月上海「覺有情」月刊五頁
- (五〇) 五十六年六月八日「光明日報」
- (五一) 五十八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光輝的八年」一書一七六頁
- (五二) 五十七年五月號「現代佛學」月刊六、二九、三〇頁
- (五三) 五十七年三月號「現代佛學」月刊二六頁
- (五四) 五十七年十月號「現代佛學」月刊二三頁
- (五五) 五十八年二月號「現代佛學」月刊二四頁
- (五六) 「圓瑛法師紀念刊」一八、一九、二二頁
- (五七) 五十九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報」
- (五八) 五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 (五九) 五十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

(下轉第五頁)

編校「人生」一年九個月

聖嚴

當我十五、六歲學着寫稿和投稿時候，總覺得身爲一個編輯，定是很威風的，對於任何人的稿子，都有刪改權和取捨權，同時，要做一個編輯，一定會有很好的學問，所以，當時的我，很崇拜做編輯的人。到了我二十來歲，軍中的文藝風氣很盛，我在軍中，也就學寫散文小說，並寫一些自己以爲是詩的新詩，在各處用了好幾個筆名發表，當然，退稿的機會，要比發表的更多，於是，我便對那些編輯開始反感，認爲他們是近視的，是有偏見的，甚至是有集團的默契的，因爲他們所採用的作品，往往都是出自「熟面孔」的作家，除非他們在老作家中要不到文章了，才會用到無名作者的文章。後來我開始爲佛教的雜誌寫文章了，我對那些佛刊的編者，很少能够感到滿意的。我曾這樣說過：「教內的刊物，甚至還有一些連文章性質都看不懂的編者哩！」依照我的理想：身爲一個編者，應該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他有義務將作者的作品，發揮最高的效果，更有義務爲讀者爭取適當的作品，來滿足讀者的希望或要求，編者雖然是個介紹人，但他有着向作者與讀者全面負責的責任，調和作者與讀者之關係，使之成爲一個有機的整體，刊物的本身，便是一整體的軸心，編者，則是推轉此一軸心的人，唯有這樣，才是一個有足有爲、有生命、有價值的刊物，否則的話，刊物何用？編者何爲？

現在，我已當過編輯了，並且已經當了一年九個月，雖然這並不是我所渴望的差事，但既當了之後，我是很想以事實來表現自己的理想的，故在接編本刊之初，我有一個願望：本刊既名之爲「人生」，在她的內容方面，應該着重於現實人生實際問題的討論和指導，不要跟所有的雜貨攤一樣，來者不拒，即使色色俱全，也是破銅爛鐵。

但是「事非經過不知難」，因爲我的才智太差，能力不足，我雖刻苦求精求好，「人生」的面貌，並未有所改觀，其實，本刊創刊十三年來，已經換過十多位編校，其間以圓明、幻生、星雲、性如等，編校時間較長，楊白衣、錢召如、清月等，編校時間較短，他們在時間上說，固是我的先進，在學能方面，也都超勝於我，所以我的編校本刊，無論如何也不會比較他們更爲理想。

佛教的刊物，最大的困難，編者不能有嚴格的尺度來選稿，其中的原因，不但是文稿沒有稿酬，同時，能够寫出沒有毛病的佛學文章的人，並不普遍。如果既要求深刻，又要求通俗；既要求內容的豐富，又要求文字的優美；既要求合乎佛刊的性質，又要求近乎讀者的需要，那就更難了。要不然，我敢保證，那個佛刊是無法出版的。

一個佛刊的作者，除了精力和時間的犧牲，還要賠上郵資和稿紙，同時，

生活優裕的人，多半無暇寫文章，能够發心寫文章的人，又多有他們生活的負擔。所以我每寫信向作者討文章，心裡總覺有所不忍，人家並未欠我什麼，我却逼着人家來討，然而，爲了維持刊物的出版，又不得不硬起心來。

說起要文章，確是一件最苦的事，爲了要使刊物的內容充實一些，便得向知名的學者作家要稿，但是，除了熱心於弘法事業的大德之外，多數不肯輕易撰寫佛刊的文稿，有的人，我從編刊開始，即邀他們惠稿，他們也總是慷慨的答應一個「好」，於是我便一次又一次地寫信，寫到現在，也不會接到他們一篇文稿，故我常想：好在此是爲了刊物討文章，不是爲我個人討金錢，要不然，我的人格，老早可以掃地了！有的人，倒也乾脆，一開頭，便回我一個「不」字，或者響應不理，此固使我稍感難堪，但即使我不再向他們打妄想要文章了。

即使如此，在這一年九個月中，我們也發表了九十多位作者的作品，同時我也相信，我們所採用的文章，雖不能說篇篇珠璣，但也絕不會在一般水準以下，每期刊物出版，送到讀者手上，總有幾篇可讀該讀的作品，這是我所值得告慰於本刊師友的。不過，以我個人來說，在此編校期間，應該做到的事，實在很多，我所做到的事，却又太少。比如我想增加對讀者的服務及問題的疏導與解答；增加對於作者的協助鼓勵和報答；最低限度，希望做到有信必覆。但我並未全部做到，因爲本刊的人力不足，編校由我一人兼任，並且稍帶一點發行部門的事情，以及其他的瑣事。本刊的經濟經常十分的窘困，我的編校部門，故也捉襟見肘，每出一期，二百元的編校費，本爲編輯校對的車馬及郵資雜用，我雖盡量節省，每次去臺北跑印刷廠，連三輪車也未敢坐過一回，連水水也不會喝過一口，希望留些錢來買幾刀稿紙贈送作者，但仍未能達到發表一篇文稿即贈一刀稿紙的願望，至於贈送作者的書籍之類的紀念品，我雖試着做過，但終無法辦好，這是我所最感不安的事，也是最感抱歉的事了。

一般的刊物，重點在於讀者，如不重視讀者，它將失去自求生存的可能，對於作者，倒像是個施惠的對象，以錢賈稿，不必奉承。但是佛教的刊物，除了重視讀者的要求，更該重視作者的支持。也許我是一個編者而非發行人，所以在這兩者之間，我是特別重視作者的聯繫與鼓勵，因爲我總覺得，若無作者的支持，刊物便會停頓，故我以爲作者的文稿支助，要比讀者的經濟補助，更該值得讚歎。

因此，我們非常欣慰慶幸，我雖是個低能的編校，我們却有第一流的作者及第一等的作品刊出，即使未能盡如理想，但已做到差強人意，這是我特別提出，並向作者們致其無上之敬意和謝悃的。現在，且將一年九個月來的本刊作者，及其惠稿的數量身份與所在的地區，依照惠稿刊出的先後次序，列表介紹如下：



尸毘王救鵲命的故事

謝冰瑩

聖嚴法師：

真對不住，文章到今天才寄來，我拔了牙之後，痛了四天，還沒有消腫，今夜是觀音菩薩給我靈感，賜我勇氣，我一口氣把這個短故事譯完了；也可以說，等於是重寫的。

法樂 勿祝

法樂

慈瑩 合十
七月二十八夜十一點

閻浮提中有一個大國，國都叫做提婆底，國王的名字是尸毘。

這是一個土地肥沃，人口衆多的一等國家，物產豐富，人民一年到頭，過着安居樂業的日子。尸毘國王統領四萬四千個小國，光就后妃美女，就有二萬之多；有五百個太子，一萬個臣佐，國王生性仁慈，他愛護全國百姓，好像自己親生的子女；他反對戰爭，不贊成侵略，因此在他統治的國家裡，到處呈現着一片快樂和平的氣象。

這時候，三十三天的帝釋天主，忽然精神萎靡，苦悶不堪，往日的笑容，不知何故消失了；他的最親近的臣子毘首天子，見了這種情形便上前問道：

「天帝呵，我看您的臉色，越來越不好了，不知道有什麼心事使你煩憂，可以告訴我嗎？」

天帝點了點頭回答毘首道：

「我快將老去了，想到世間的佛法，快要絕滅了，大菩薩已不再出現；我真擔心，長此下去怎麼辦呢？」

毘首聽了，沉思了一下，他說：「您老人家不要着急，善人到處有，不會滅絕的！我聽說閻浮提有一位尸毘王生性慈悲，很有志氣，他天天在樂求佛道；如果去找他談談，一定可以發現他是個救世救人的大菩薩。」

天帝聽了，真是喜出望外，他認為這真是好機會，應該去試探一下，假使他真是菩薩，那麼一定經得起考驗的；於是叫他叫毘首變做一隻鵲子，自己化做老鷹，一路追逐飛到王宮，希望尸毘王保護，看他如何處理？

毘首對於這件事，有點不贊成，他說：

「尸毘王既是個菩薩，我們就不

應該去試探他，故意找些難事去麻煩他，說不定還會惹起他的煩惱；而且也未免對他太不敬了！」

天帝微笑了一下，他連忙向毘首解釋：

「我的試探他，並非惡意，好像用火來試探真金，我用這個方法來測驗他，是不是真菩薩，一下就知道了。」

說完，毘首立刻變作一隻白鵲，帝釋化做老鷹，牠們飛得很快，看看老鷹馬上就要追上鵲子了，牠嚇得全身發抖，猛烈地振翅一飛，就逃進國王的腋下，用顫抖悽慘的聲音說道：「慈悲的國王呵，請您救救我，老鷹已追來，牠馬上就要吞吃我了！」

國王還來不及回答，那隻惡狠狠的老鷹，也站在尸毘王的面前說道：

「仁慈的國王，請你救救我，這隻鵲子是應該給我吃的；我餓極了，請您把牠還給我吧！」

尸毘王聽了老鷹的話，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你不知道我會經過過誓願，我要救度一切生物，如今鵲子來投靠我，我應該救牠，絕對不能讓你吃掉！」

「你說的話不錯！」老鷹反駁尸毘王：「大王發誓要救度一切，愛護一切，那是很好的；不過我也是一生物之一，如今不吃鵲子，斷了我的糧食，我的生命就不保了，你說怎麼辦呢？」

尸毘王沉思了一下，覺得老鷹的話很有道理，都是一樣的生物，怎麼可以厚此薄彼呢？便問老鷹：

「假若我給你別的肉代替，你能吃嗎？」

「能够，但是我要吃那帶有鮮血的肉。」

老鷹毫不客氣地回答。

尸毘王心理想了一下，救了鵲子，餓了老鷹；救了老鷹，又犧牲了鵲子，這樣於理不合了，只有我自己犧牲，才是唯一的辦法，其餘一切生命，都不能傷害牠們。

尸毘王立刻叫人拿了一根快刀來，他自己把大腿上的肉割下來送給老鷹吃，以贖回鵲子的生命；想不到老鷹，突然提出一個奇怪的條件來了：

「大王真是一個賢良的施主，割下身上的肉來代替鵲子；只是我希望割下的肉，要與鵲子的重量相等，才能使我吃飽呢。」

尸毘王立刻下令，叫人拿了一根兩邊有盤的秤來，把他割下的肉和鵲子秤一下，看看是否相等；誰知道鵲子看起來雖然很小，重量卻超過國王的股肉，尸毘王毫不吝惜地把所有兩腿上的肉統統割下來，還是不夠，他想：索性把我整個的身子放上去稱一稱吧，那一定夠了。（下轉24頁）

仙黛蘭夢遊廣寒宮

·棲觀·

季風驟降，溫度繼續下降，靠近以色列的城鎮，愈顯得冬風刺骨，陣陣冷而鋒利的寒氣，透過窗隙吹襲進寬闊的客廳，直向頸項間偷進，大概是房廳太狹窄，壁爐熊熊的炭火也抵擋不住這寒流的涼意，仙黛蘭姑娘坐在長沙發上，下意識地打個寒慄，牙齒相互打著磕，好一陣兒才恢復正常。

這時，仙黛蘭的爸爸坐在近火爐邊跳起雙腿安逸地閱讀科學雜誌，媽媽也坐在旁邊手中織著毛線衣，她倆都不約而同的將視線投注向仙黛蘭。

「仙黛蘭，你冷吧？乖孩子，夜已很深，快十一點了，去睡好嗎？媽咪陪你安眠。」她母親慈祥的對她的愛女說道。

「不！媽咪！親愛的，我不睜倦，火爐再添些木材，屋內就溫暖了，好媽咪：你能答覆我的懷疑問題嗎？」仙黛蘭眨眨亮晶晶的雙眼，用隻手托著凍得發紅的蘋果小圓臉說著，並天真的將長而金的捲髮搖晃著，撒起嬌來。

「乖寶貝，不要胡思亂想，聽媽咪的話上樓睡覺去，明朝講故事妳聽，這樣坐著會受涼的，生病了不能出去滑雪啦！」仙黛蘭的父親也幫著說服她。

「親愛的媽咪和親愛的爸爸，我真不懂，昨天午間還有太陽，溫暖的像春天，今晚變得這般寒冷，世間上難道有比冰天雪地更冷的地方嗎？」仙黛蘭不理睬父母親的勸告和疼愛，依舊撒嬌地問長問短。

「有是有的，乖孩子，並非在世界上人間，而是宇宙間有星球，稱為月球，這雲海中的小星球，比地球上的冰島和阿拉斯加還要冷百倍，那地方的星球人，都是能抵禦強烈的寒氣，她們身上都有能發光的熱力，這星球也是科學家們嚮往探險的目標。」仙黛蘭的爸爸很有興趣的談論了起來。

「媽咪：我不信，這麼寒冷的地方能有人類生存？」仙黛蘭企求母親與她解答這個懷疑，哪知小嘴向她母親發問。

「瞧你這科學迷，又談論起這些知識，孩子聽了會莫明其妙的。」仙黛蘭的母親抱怨他說：

「仙黛蘭，親愛的，妳爸爸講的話是對的，月球上面的氣溫的確比南北極都冷，那是中國古時的故事，月球上有個廣寒宮，內住著無數仙子，同嫦娥仙子她們並非普通的人類可以上去的，她們修了無數世，慈悲行善不殺生不作惡不害人，她們都是在各國皈依了佛法僧脫離輪迴的佛弟子生長到廣寒宮的。」

「乖寶貝，她們已修鍊成不怕冷，那地方真好，無天災人禍，生老病死，更談不上互相嫉妒，鬭爭殘殺，刀兵水火，大家歡樂融融地生活在一塊。據說還有比這更好的什麼切利天

挽趙雨時代表

欲憑悲憫化凶殘，報國文章力已殫。落筆動關天下計，立身原當古人看，死生名節千秋重，開塞音書一紙難。回首鍾山同攬勝，低回那不淚闌珊。

卽事

綠水當門略釣斜，舍南舍北遍桑麻。不妨避世來荒島，且喜攤書遣歲華。蕉葉長成能蔽日，鵝雛如是庵雜俎。

漂泊集

九

念生居士

浴後解還家。蓬窗課罷無他事，倚杖溪頭看晚霞。

偶成

幾人猿鶴幾沙蟲，海島崎嶇歲又終。避地聊堪全性命，著書還欲啓癡聾。九州鑄鐵全成錯，急劫如棋未易攻。蒙難明夷今已渺，三韓戰血正殷紅。

壽 蔣總統

，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輔天，無量光天，無量淨天，福生天，無熱天，……直到色究竟天那些地方，聽學佛的人講，比月球的廣寒宮更好哩！仙黛蘭的母親只管一口氣談下去，不知仙黛蘭甚麼時候熱睡了。

「仙黛蘭媽！仙黛蘭醒醒呀！我們上樓去！」她的母親搖撼著她的身體，可是仙黛蘭照舊斜靠在沙發上，香甜的熟睡著，於是她父母双双地抱起這位天真活潑美麗的掌上明珠，穿過走廊到臥房裡上樓去安睡了。

可是仙黛蘭媽真的睡熟了嗎？沒有，她正憧憬沉迷在夢幻裡，似乎腳上輕飄飄地踏在大片浮雲上，背上像多了兩個翅膀般，被雲托攬起來漫漫向天上升，不知不覺寒氣全消，眼光所到處週圍都是光芒四射，萬道金光，無數億星球，互相穿流不息，比在她爸爸的顯微鏡上看的要真切清楚幾十萬倍，看得她眼花繚亂，也認不清那個是月球上面的廣寒宮。心裡非常發急。

突然有個到一星球上，好像有極美妙幽揚的奇妙音樂傳送到她的耳際，有位仙子向她走的方向急奔而來，對仙黛蘭媽嬌媚的微笑着，說道：

「仙黛蘭媽！妳去廣寒宮遊玩嗎？」這位仙子美麗得不可形容。

「去呀！好姊姊，我正想去月球廣寒宮請妳帶我去玩吧？」仙黛蘭媽高興得眼淚都掉下來了。

「好的，妳就隨我來吧！」仙子說完向前飛奔而去，仙黛蘭媽也用全身力量跟在後面奔跑，不一會便到了

目的地——月球廣寒宮，時逢數千萬個仙子開了宮殿大門在阿娜飛舞，歡迎這位剛來的仙子，仙子也替她們衆仙子介紹，這位降臨的人間仙黛蘭媽姑娘，於是，衆仙子就圍繞著她倆個翩翩起舞，新奇的舞姿，隨著那美妙人間未有的旋律節奏，數千萬個一摸一樣，整齊極了，個個美麗端莊，尤其是同仙黛蘭媽同來的一位仙子，更是婀娜多姿，美艷照人，漸漸地，仙黛蘭媽亦舞起來，和她們齊唱著讚美嫦娥的曲調，歌聲幽揚響徹雲霄。

「雲裳仙子花像容，

「春風佛面露華濃，

「雲裳仙子貌艷麗，

「廣寒宮前慶融融，

……」
他們合著拍奏唱著舞著，疲倦了，大家都圍坐在透明的水晶長桌邊，吃參果、仙桃、異香少見的點心，奇怪的是金盤玉盞中吃完了，又自動再添盛裝滿，始終吃不盡，喝不完，仙黛蘭媽一方面吃，也暗暗驚奇這是怎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帶領她來的仙子正和仙黛蘭媽一塊坐在一塊，她——嫦娥仙子——坐在宮殿珠光寶貴的金椅上，手牽著仙黛蘭媽，吩咐仙子們送仙黛蘭媽回家，於是有很多仙子，擁著她載歌載舞的離開了這人間未有的廣大宮殿，飄向人間，不一會便看到了仙黛蘭媽的家，仙黛蘭媽和衆仙子依依道別，直看到他們消失在天際雲霧間。
第二天，仙黛蘭媽的母親到她寢室叫道：

卿雲紫氣擁桑弧，五百昌期握赤符。萬國衣冠尊正統，九霄星象拱天樞。少康一旅終興夏，勾踐十年已沼吳。薄海重光應未遠，先從綠島效嵩呼。

○
勤勞宵旰濟時艱，獨為坤輿策治安。大地蒼生懷舊澤，擎天砥柱挽狂瀾。波濤海島中興地，戎馬秋風上將壇。待到明年還祝嘏，紫金山下萬人歡。

如是庵雜俎 漂泊集 十 念生居士

飼家畜

黃犬白狸意自親，鷄棲鴨浴亦馴馴。當前化境鏡天趣，康濟豈徒在一身。
邵康節詩莫道山翁無用處也能康濟自家身

溫中竹郵示除夕三律，因次原韻即事奉答

未息勞生夢，何妨到處家。荷鋤尋野笋，撥火煮

山茶。臺島雲千疊，屯門水一涯。
屯門為九龍村名中行所居 遙

聞懸絳帳，桃李煥新葩。

客路逢寒食，強歡對酒卮。河清如可待，春盡竟

「仙黛蘭那乖孩子，大家都吃過午餐了，妳還在睡，乖！起來吧等會傭人給妳梳洗一下，吃些熱東西。」仙黛蘭的母親向她說。

「媽咪：妳不要叫傭人們弄吃的，我昨晚同嬌嬌仙子和許多仙子玩得真好，也吃了許多點心，肚內還飽飽的，一點也不餓，只是手腳身子懶懶地，渾身無力，倦極了。」仙黛蘭嬌嬌地昨晚的幻境，懶懶地答她母親的問話。

她母親用猜疑的眼神望着這心愛的女兒，不知說什麼才好，再看仙黛蘭的衣服是潤濕的，鞋子還有顆顆露珠，於是，懷疑極了。

「乖寶貝，妳在說什麼？」她母親問道。

「親愛的媽咪，你不信嗎？真的，我昨晚到天上廣寒宮去了，那宮殿真富麗堂皇極了，不知要住多少仙子，比我們的家要富有廣大幾億萬倍呢！」仙黛蘭嬌嬌地怨似地解釋給母親聽。因為仙黛蘭的家是以色列國某個城的大富翁，她父親是個科學家。

「乖孩子！親愛的，我相信天空真有廣寒宮。」仙黛蘭的母親困惑地答。這孩子的夢境同衣履事實，不是科學可以解答的問題。仙黛蘭的母親只好點點頭似承認非承認地讚成了。

仙黛蘭很高興，她母親也說有了廣寒宮。

「媽咪！今晚我們同去月球吧！媽咪！爸爸不是說很多科學家們都想去探險嗎？那上面星球真多，去時真得小心才好哩！」仙黛蘭天真地說。『親愛的乖孩子，妳有福氣，能够夢遊月球，爸媽是沒緣法去的了。』她母親說完竟自下樓去了。仙黛蘭嬌嬌地笑了。

（上接21頁）

他站起來，正要踏上秤盤的時候，因為秤盤太小，人太大，忽然他摔在地上了。

尸昆王暈過去了，很久很久才蘇醒過來，他用力捶自己的胸口，埋怨自己太不小心了，怎麼會摔交呢？他又第二次跑去秤盤上，心裡充滿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快樂。

老鷹見了這種情形，心裡很感動，他對尸昆王說：

國王，「我看了您兩腿割傷的情景，心裡難過極了，您一定很痛，該不後悔吧？」

「不！不！我一點也不會後悔的！」

尸昆王勇敢地回答他。

「我看你一身，傷痕纍纍，你說不後悔，何以見得呢？」

「這個很容易得到證明，」尸昆王說：「我從下決心犧牲自己救鴿子開始到現在，我沒有絲毫後悔之心，我割下自己的肉，彷彿拔掉一根毛髮。我如果真心誠意想成佛，我相信我的身體，不久就會恢復原狀的。」

說也奇怪，他說完這一段話後，果然他割掉大腿的肉，完全復原了；而且沒有一點痕跡。

這時大家都為尸昆王歡欣鼓舞，贊美他學佛的成功；他自己呢，更不待說，真是歡喜極了。

後來佛陀告訴大家：你們當然不會了解，過去所謂尸昆王者，難道真有這麼一個古怪的人嗎？其實就是我的化身呵！

（譯者註：這故事，取材於「大莊嚴論經」第十二卷及「衆經撰雜譬喻經」卷上。）

無詩。舊雨經年別，新霜兩鬢絲。龍岡曾入夢，飄泊有餘悲。

一水環村舍，偏宜鷗鷺親。地真饒野趣，天許作閒人。小屋居如艇，新蔬味勝蓴。甕頭家釀熟，薄醉遣餘春。

偶成

甕牖繩窗俯碧渠，客中且喜得幽居。隔離世事宜皈佛，飄泊天涯尚買書。結想欲超三界外，浮生如是庵雜俎。

漂泊集

十一

念生居士

已是百憂餘。會當大壑尋蘭若，朝暮清齋課粥魚。

遊仙體和中行原韻

玉京春宴罷，跨鶴來滄海。惟見雲霧深，不知朝市改。

但恐入世深，不妨聞道晚。葆此一守心，剎劫誰云遠？

空山百花開，芳菲春意闌。中有避世人，岸然松柏貌。

懺悔

鄭美麗

早晨起床，已是日上三竿，還有點兒睡意，倦意，伸個懶腰，蹣跚地走到廚房，正當開始我一天的第一項工作——刷牙時，左側突傳來鄰居一位老太太的說話聲：「美仔！妳家的一隻小雞死在那邊兒牆角下，妳不知道嗎？」我清醒了點兒，轉過頭去，只見她的視線正移在一群酣食的小雞身上，接著又以責備似的口吻說：「牠們還那麼小，有時也該另外給些較好的飼料，怎可和大雞一樣用粗糧的呢？好比人，小孩總比成人需要分外照料。」我立刻狡猾地說：「那裡！我隨時為牠們準備了最合雞兒吃的東西在屋子裡哪，是牠們不進來吃嘛！」

「那是餓死的，妳可知道？」她把「妳可知道」說得特別重，恨不得要揍我一頓。然而我自以為太聰明了，企圖洗脫這項罪責，還是言毫不屈服地將自己剛纔的意思，又重複一番：「如果我把較好的飼料也放在外面，母雞也會爭着吃，結果小雞仍是爭不着吃；況且那死

了的小雞，前幾天會落水，周身的絨毛全濕了，待我發現時纔為它烘乾。可是它們集結成一塊一塊的毛餅了，有些地方甚至連一根毛也沒有，很可能是凍死的。」

老人家處在這等的氣氛中，也不願多管閒事，反正她只是為道義上掙幾句話而已，說聲：「以後要注意呀！」便一顧一跛的走開了。

望着她衰老的身影，步伐聲消失在泥濘路的轉角處，無意想起那隻小雞落水剛爬起來時，濕漉漉的樣子，啊！真是慘極了。頓把牙刷丟在一旁，忘了方纔的疲憊，連忙進屋去端了一碗白飯，倒入雞籠。四五隻小雞急忙圍近來搶着啄食。這時我發現母雞囁囁嚶嚶……照顧牠們，美味的食物湧進去了又吐出來。有時候牠看看四下，惟恐其他的雞仔會掠奪牠子女們的食物，作驚惶狀心裏的情態；有時候牠也對着那些引人垂涎的飼料發癡，但絲毫沒有貪食的表示，只耐心地等待，直到雞兒吱吱吱好像是說：「媽咪

我們吃飽了，再帶我們去玩吧！」纔隨便便吞幾口囁嚶叫着而去。也像是說：「孩子們一定尚未吃飽！」可是天真的孩兒怎會知道慈母的辛酸呢？人還不是一樣，儘管父母百般愛惜兒女，知恩報恩的又見幾個？後來我呼喚小雞們回來，誰知道牠們並不睬我，這是偉大的母愛使然，我為之怔然。問號與解答同時湧現在心頭，也擺佈在眼前：我從前對這母雞的估價對嗎？我說牠會和牠的雞兒們爭食，但牠是如此仁慈和能耐。我發覺過小雞的死是我的罪咎，到此卻使我不能不深深懺悔了。

我想著：雖然牠們在人的心中微不足道，但牠們懂得慈愛卻不遜於人類。設使我們能誠心地觀察，探求瞭解，我相信（對任何衆生都是一樣）必然可以發現牠們也和人類一樣。熱愛自己的生命和生命的自由……但在我們無知的強調之下，竟然犧牲牠們了牠們之中的一隻小雞，這豈不是血的教訓，我太慚愧了，也太難過了……

（上接第二頁）

式及現在表現的生活方式，能使社會嚮往嗎？社會既不嚮往，我們潛移默化的工夫如何做去？如是等等均是我所熟思的，我之所謂需要一新的健全的佛教制度，亦即是在表現這種「特有生活及其思想實踐」，但我熟思許久後，我把我所考慮的問題以

及已經有了的思想架構，都完全保留了下來，留待我再作二十年的探求，這二十年即是：一方面由努力讀二十年書，一方面再對人類潛在的問題，觀察二十年。讓聖教量與實際的人類（或人性）問題，給我更大的印證，或者從新發現再作考慮後，始敢提出，此即我在上封信為何說「數年來尚未摸到是項制

度的中心」其由之故。今兄既在此面有同樣的看法，則我們似應再努力去探討「佛教的真實思想」及「特有生活」的深度問題，不然，祇作此泛泛的看法，恐怕仍無法得出真的答案。我們之所謂「佛教思想」恐怕亦只落在自宋元明清來一般人的巢臼。二是：當我在大作中得悉，座下果真毅然而自然辭去「人生」編務，再努力去讀書，這是我最大的稱賀與祝福，我對我們這輩同代的青年，均寄有莫大的期望，只是幾年來，看着看着有些可敬的同輩朋友，隨着前人泥濘道途漸漸陷落下去了，使我不禁深為悲痛，我為這般同輩惋惜，亦為我們今後的佛教憂！兄今既有此弘願與毅力，這是多麼使我稱敬呢！在上次給兄未寫成的兩封信中，我曾有這麼幾句話：「我覺得我們今天談振興佛教的問題，促使佛教誕生新的生命，必須首先把我自己救出來，把自己造成一個新的生命。我對易卜生的個人主義，並不怎樣同情，但對他有兩句話却十分佩服，他說：『你要想救人，你必須先把你自已救出』（或說為：你必須先把你自已造成機器。）這句話是值我們這輩人的批評說不是狂妄，就是空疏。我覺得狂妄並不足為恥，只是「空疏」二字，却足令我們羞愧，蓋「狂妄」二字是一個有上進心有遠大願行的青年應有的感覺，孟子之「今天下捨我者其誰歟？」此不能謂之不狂，悉達多誕生即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此不能謂之不狂，蓋彼若無此自負，則彼就無法激起大願心去實行。我們今天雖不能媲美大聖大賢，但我們此種大願却不能不有。有此大願，而又有自信，則在旁觀者看來，自屬狂妄，此狂妄是一狂則進取一之狂，故不為恥，但我們若僅只是狂，而不腳踏地地充實自己，去踐履願行，或者空有此心而無此力，則所謂狂妄，便是鄙夫之狂妄矣！基於此，故極望與兄互勉，我們先把自己拯救出來吧！」

如今，我仍抄此則話與兄，以作座下辭去編務從事面壁十年之賀。

即祝
道業早成
慧命日增

亦屬狂徒之弟
青
八月廿七于京都

人生書簡



論戒

泰國高僧三師二十四尊證，隆重舉行。我在這裡為法師得受南傳戒法，致無上的敬意與衷心的賀忱。

有感中國戒法，諸多不遵古制儀規，心胸未能釋然，如比丘尼戒，不兩部授，而做一部授，此外尚有沙彌戒後，即著五衣七衣，乃至在家菩薩戒也任意披著如來衣的（此今臺灣已予改正）所以對南傳的戒法，很想知道一些，或有助於中國今後戒法的傳承進行者，亦未可知。據演培法師「南天遊化」第十上二頁上的記載，佛制比丘戒臘十年以上，即可擔任傳戒阿闍梨，泰國的特殊規定，要在受戒二十五年以上，才授給他傳戒阿闍梨的資格。現在法師受戒，三師是對的，為何又將尊證師，從七位增加到二十四位，同時法師受戒，僅只七月二十二日的一天即可

完成，不像國內，最短的也要半月以上，通常都在一月左右。這些問題我想所有的國內師友，都會關心並望了解的。法師去國之後，我沒有為「人生」要過文章，這次為了這個重大的問題，在法師受戒之後，無論如何也要為國內師友報導介紹一些，以便我及國內師友，增長一些對於南傳佛教的了解。此一不情之請，深信法師是能够原諒我的。敬祝 教安

後學弟 聖嚴 和南 七月十三日

(一)

聖嚴兄法師：當我住進泰寺後，就接到你的來信，關於兄要我寫一點這次受南傳戒的實況，實無暇執筆，幸負兄的厚意，非常抱歉！不過泰僧受（比丘）戒，雖然僅一小時左右，實與中國比丘登壇時大意相同，儀式略有差別。又中國受戒，一個多月，實際都是教禮儀多；而泰僧是着重在受戒後學律儀和不犯。

現在我的功課忙一點，而且以後也是如此。每天早晚殿二小時，學律儀（三個月守夏節期中）一小時；學泰語會話二小時，泰文一小時（一週五天），其他時間才是自己支配，很覺快和短。明年四月間，才報名讀泰文佛學院，到那時如上課時間不衝突，我並想兼讀巴利文佛學院；至於進佛敎大學，至少在四年至六年以後了。現在住在泰寺，學話要快些，因為每天所接觸的都是泰人多。兄常在佛敎刊報登載精練的文章，讀之令人一快，兄之學識程度比我高得太多了，也是兄勤學努力的成績！匆忙寫這封信，實是話長時短，請諒！敬祝 夏安！

弟 淨海 作禮 八月十一日

(二)

淨海法師賜鑒：八月十一日手教敬悉，雖然未能得到法師的文章，看到法師的信，我已感到非常榮幸了。同時我也在「今日佛教」及「海潮音」上看到了法師的報導，尤其海潮音一篇，寫得真誠坦率，實在可敬。人間的關係，往往是照遠不照近的，一位遠在異國的人，他對祖國的懷念是必然的，祖國的師友，對於遠在異國遊學的人，也是特別關懷的。我想告訴你的，當你去國之後，師友們無不關懷你的，此一關懷的情緒，到了本年七月月中旬間便達最高潮。因我即將發心求受大戒，在受戒之前，雖然不得偷看大律，否則即犯「賊心入道」的重罪，不得再受大戒，可是我在大律以外的祖師著述之中，律之為物，已能略知大概。佛法之能否住世不墜，但視佛弟子的能否如律而行，可是中國的戒法戒相雖能全備無缺，但對戒體之實質，似又不太受到普遍的重視，考其原因，偏重生活的農神化及宗教宗派的家族化，可能是其因素之一。所以受戒之後，多無學戒之所，大陸時代，如南京寶華山等，戒期終了，有學戒堂的設置，但其並不嚴格要求凡為新戒，必需進入學戒堂，同時學戒堂中，也未必即以戒律為其主修課程，這是非常遺憾的事。

本來，在佛世時，只要年滿二十，出家受戒，乃是同時進行的，甚至不用三師七證，只要佛說一聲「善來比丘」，便是授受戒。後世衆生業深障重，三師七證，應當如律，但在時間上說，像泰國一樣，有一個小時，也就够了，問題是在中國的佛教受戒之前，先學禮儀，禮儀學了再受大戒，這在程序上說，好像是倒裝的。

律儀，戒期終了，更無律儀可學了。我真希望中國的佛教界，能有一個律寺或佛敎大學的僧伽學院的出現，凡為比丘，須經學律五夏，方够資格行化人間。那樣一來，既可將受戒的時間，縮短成一小時左右，又可使所有的神聖與清淨莊嚴。法師去國未久，對祖國的佛教，當頗了解，極少數以維摩再世自詡的「居士」們，已不把僧伽比丘放在眼裏。僧人無知者，被目為愚痴，僧人向學宏教者，又被看成流俗而無修持了。他們以為這是居士佛教抬頭的時候。無真正的比丘僧伽，就像日本那樣，還產生多少的宗教價值？當然，這一趨勢，僅是一股可怕的暗流，尚未形諸公開的宣傳。但要消彌此一可怕的暗流於無形者，便得從事於比丘僧伽的智慧教育與宗教教育的兼重並振，而佛教的宗教教育，便是律制的教育。

法師對於我的讚譽，實在是不敢當的，我常以為爲莊子齊物篇的「大知閑閑，一是很對的，像我這樣喜歡發表議論的人，是未能「大智若愚」的緣故。故我常以自已說話太多而感到的不安，但那又是出於我的一股不得已的愚誠。

法師的功課很忙，不再多打擾你了。從時間上看，你的深造過程是很長的，但我深信，最大最紅的桃子，是在樹上長得最久最高的一個。尤其比起玄奘大師的留學印度十七年，你的十三年，又算是短的了。

肅此敬祝研究

後學弟 聖嚴 和南 九月一日



八堵海會寺傳戒堂開日二十月九

(本刊訊)基隆八堵正道山海會寺，定九月十二(農曆八月初三)日隆重開堂，傳授四眾戒法，出家二眾到農曆六月底截止，報名求戒者已達一百五十名，並且打

至十二時。由祖印法師及數位富於教學經驗之男女居士擔任教席。祖印法師曾任夏威夷中華佛教會屬下之啓華學校教務數年，除宏揚佛法外熱心華僑教育工，且法師於民國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度加入祖國僑委會僑民教育函授專科進修，領獲小學師資等獎狀，對於華僑小學教育甚有研究心得。入學僑童甚為踴躍，可憐座位有限額滿見遺。因中國佛教在美陸首，次開辦佛校，創設伊始，經濟人才咸感缺乏，得祖印法師及各熱心居士領導試辦能有如此成績，甚得當地人士稱許云。

舊金山美洲佛教會

創辦夏令中文學校

(美國訊)舊金山麥得利街一〇九號，美洲佛教會秉承佛陀利生濟物宗旨，發揚祖國道德文化，推行華語教育，造就僑童中文基礎起見，特開設夏令中文學校分甲、乙、丙三班，招收適齡僑童免費入學。所授課程包括讀書、會話、習字、講故事等。授課時間每星期五日，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除宏揚佛法外熱心華僑教育工，破本省歷屆傳戒之往例，此次以男眾佔其多數，這是一個好現象。在二眾，尚有部份名額未滿，如有熱心求戒者，仍可即速前去報名。另悉，齊僧布施，有無量功德，唯以目前來說，除了戒期之中，難有百人以上的僧眾道場，故盼諸方信檀越，趁此傳戒因緣，隨喜功德。齊分四種：上堂齋每堂新臺幣一千六百元，如意齋一千元，吉祥齋陸百元，羅漢齋四百元，自農曆八月初三開堂日起，到九月初十圓滿日止，任何一天，均可隨喜。

中華佛教文化館

並出將「中華佛學叢書」

(本刊訊)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自從影印大藏經正續兩篇告竣之後，該館館長東初法師，又在繼續進行一項佛教文化大業。並已聘定李添春、李世傑、李孝本、孫萬教、楊白衣、曾景來、王進瑞等日文佛教學者，為編譯委員。第一部工作，以包括世界性佛教大表，着手搜集各種有關資料，編譯大表，此一工作為研究佛教史者不可缺少的參考書籍。同時編纂一部「中華佛學叢書」，分類編纂思想、歷史、教義之介紹並參照日文「國譯一切經解題」、「國譯大藏經解題」及「佛教解題大辭典」，編纂

第三期佛界畫報出版

本期內容刊有電影釋迦傳特輯，以及美洲、澳洲、印度、日本、國內等動態共十三張照片。各地道友如願或心代為張貼公共場所，或出入較多之商店，或可寄信說明附足郵票，該社當即贈送云。

六屆世佛會假金邊召開

(金邊訊)柬埔寨總理施亞努親王頃奉佛界大會之命，由該國政府主辦，於十一月十二日起在該國京城金邊舉行。與會代表將為期三個月，在該國名山大川、古蹟、風景區等處，參觀、觀光、考察、研究、交流、合作。此項大會，在佛界大會史上，為第一次在該國舉行。與會代表將為期三個月，在該國名山大川、古蹟、風景區等處，參觀、觀光、考察、研究、交流、合作。此項大會，在佛界大會史上，為第一次在該國舉行。

佛教唱片

國內預約截止海外延長一月
包括各種讚偈及聖歌二十首，全套六張
鳥獸春秋 念生居士著 共五百餘頁
國內預約臺幣二十元 海外港幣四元
心靈的畫師 上官慧劍著 共一百三十餘頁
預約價港幣一元 臺幣五元
佛教文化服務處啓
地址：臺北三重埔大同南路十六號

人生第十三卷第八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訂售刊費	二四〇〇	印刷費	一四〇〇
讀者捐助	八五〇〇	封面紙費	三四〇〇
共收	一〇九〇〇	年表稿子費	二〇〇〇
		郵資雜費	三〇〇〇
		編校費	四〇〇〇
		上期透支	二〇〇〇
		共支	一四四〇〇
		結存	三五四〇〇

茲承
度輪轉師捐助美金五元
特此鳴謝

人生雜誌社啓

博愛茶食品行

中秋月餅禮品
西點麵包蛋糕
南北土產俱全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五〇號
電話：二二六六 一九〇號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 地藏法會講經圓滿 東初法師上座化證婚

（本刊訊）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爲了響應政府改良社會風氣的號召，每年農曆七月，修建地藏法會一永月，開始迄今，已歷五載，提倡地藏菩薩的孝道精神，改良本省拜拜的不良民俗，並以集體焚香，超薦先亡，用收節約之效。尤以法會期中，超度歷年三軍陣亡先烈將士，爲其主要宗旨。在法會期間，除了集衆日誦一部地藏經外，每日下午三時至四時半，由該館館長東初法師宣講地藏經要義。聞其法會，已於七月卅日如期圓滿。

（又訊）在上（八）月二十日的下午四時，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曾有一樁從未有過的喜事，那就是政工幹部學校的東初法師與劉蕙芳小姐，假該館佛前舉行佛化結婚典禮，請由該館館長東初法師主持證婚。典禮莊嚴，簡單隆重。東初法師黃鞋黃袍，大紅綢金祖衣，法相圓滿，先說三皈依，繼說開示祝福，爲新人佩掛護身佛像，並爲佛前祈禱。觀禮來賓，無不感爲神聖稀有。

聖嚴法師本刊編輯校啟事

- 一、聖嚴以一行卒之身，而得本刊發行東老人授手接引，始克重行披刺，返而復蒙聖嚴之父母，爲本刊編輯校；尤以出家之師僧，乃爲聖嚴之父，母，深恩崇德，雖期應報，猶難盡報。
- 二、茲爲發心求戒，戒期在即。佛制比丘出家，最初五夏學戒。聖嚴業深障重，學佛近念載，出家已兩度，未嘗真有所學所得，故於求戒之後，擬作數年靜居修習，尤其體弱多病，亟需求一休養之機。因此懇辭本刊編輯校一俟病體康復，學行稍有所成，當再力報聖嚴拔度之恩。
- 三、自按本刊編輯校，忽已年久九月，此其間，受自恩師東老人之教誨訓導者固多，得於作者讀者諸師友之支助鼓勵者，亦復不少，臨去緬懷，不勝依依。
- 四、本刊將有更爲適切之編輯校，盼諸師友，一本已往之熱忱，繼予多方之協助，聖嚴感同身受。

本刊啟事

茲爲本刊編輯校，聖嚴將去求戒，十月號暫停一期。到十一月間，則以合刊面貌，再與大家相見，特此預告。

人生雜誌社 啟

中華佛教文化館出版

各書七折優待

中華佛教美術二冊	定價新臺幣三〇〇、〇〇
教乘法數二冊	五〇、〇〇
淨土十要二冊	三〇、〇〇
佛法省要一冊	二〇、〇〇
禪學大成六冊	三〇〇、〇〇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再版半價預約

本館從前出版之釋迦如來應化事蹟，早經售完，茲應各方要求再版，爲普及佛化起見，特採取普及本，預約辦法如次：
一、全書四五〇面，模造紙印裝，定價新臺幣三十元，半價預約新臺幣十五元，海外連郵費，香港港幣三元，其他地區港幣三元五角。
二、附印壹百冊按定價四折算。
三、即日開始預約九月底截止，十一月一日出書。

中華佛教文化館啟

人生雜誌 第十三卷 第九期

中華民國五十年九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東
印人：性
編：聖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

外國分社主任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門路一段三〇〇號
電話：三二九五一號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啓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蓄意攻訐，謾罵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請攜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警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報帳戶八二五五號

訂閱辦法
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海外港幣十二元）
每期零售臺幣三元
請用本刊郵局劃報帳戶「八二五五」號匯訂